

稗史叢書之四

太平天國軼聞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上海文書局發行

破天荒之小說雜誌

天笑
主任

小說大觀

出版

本雜誌請天笑先生主任每季出一集文筆雅潔
各體俱備公餘消遣洵為無上妙品茲將本書之
特色列下

一材料豐富興味醞郁顏日大觀名稱其實
二每集三十萬言無論長篇短篇均首尾完全之
作

三各種插圖務極新奇名貴為各雜誌所未有
四每集短篇必在十篇以上長篇必在三篇以上
五雜記隨筆新劇院本種種名稿無不完備

季出一冊約
三百頁左右
定價洋一元

全年四冊三
元六角郵費
每冊七分半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太平天國軼聞卷四目錄

太平天國布告天下檄

太平天國詔

洪氏之檄告

其二

林彩新諭青岩檄

萬大洪告示

錢江上洪秀全書

張申伯平定江南文

賴汝光之供狀

李秀成供狀摘要

(一) 洪秀全與五王

(二) 李秀成之投洪

(三) 定都之始末

(四) 李秀成之階進

(五) 李秀成柄國時代

(六) 洪秀全之猜忌忠王

(七) 李秀成六解京圍

(八) 秀成之降蘇州

(九) 洪氏之自滅

(十) 全浙之陷

太平天國軼聞卷四 目錄

627.74
917
:4



3 0227 0517 6

017962

太平天國軼聞卷四 目錄

(十一) 李秀成之於蘇州

(十二) 洋兵與洪軍之關係

(十三) 李秀成讓城之主張

(十四) 李秀成部將之投清

(十五) 洪秀全詔食甘露

(十六) 忠王得封之由

(十七) 忠王之被嫌

(十八) 招降十要

(十九) 天王之十誤

劫後金陵之景象

金陵問答篇

安徽失陷之原因

洪大全詞

李秀成感事詩

陸建瀛爲第一罪魁

金陵雜述詩

吳家楨金陵紀事雜詠

詠女館

曾文正與復秦淮

楊秀才歌

王魯生

浙江亂後樂府

太平天國軼聞

卷四

太平天國布告天下檄

檄云。爲實情勸諭。棄暗投明。共出迷途。各保福祿。夫天下者中國之天下。非滿洲之天下也。寶位者中國之寶位。非滿洲之寶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國之子女玉帛。非滿洲之子女玉帛也。慨自明季。凌夷滿虜。肆逆乘釁。竊入中國。盜竊神器。而當時官兵人民。未能共憤義勇。驅逐出境。掃清羶穢。反致低首下心。爲其臣僕。迄今二百餘年。濁亂中國。鉗制兵民。刑禁法維。無所不至。而一切英雄豪傑。莫不爲之制而甘爲之用。是則令人惡之痛心。恨之刺骨者矣。然從前爾等官兵。爲滿所用。本係被其迫脅。且前時未逢聖主。首出無所依歸。爾等又不能共創義舉。自不能舍國他適。亦猶黑暗之中。未睹天日。暗中摩搔。不辨方位。何能不誤入迷途。以待天曉乎。茲者三七之



運告終。九五之人已出。恭維天父天兄。大開天恩。命我真聖主天王降凡御世。用夏變夷。斬邪留正。誓掃胡塵。拓開疆土。此誠千古難逢之際。正宜建萬世不朽之勳。是以不時智謀之士。英傑之儔。無不瞻雲就日。望風景從。誠深明夫去逆效順之理。以共建夫敬天勤王之績也。惟是爾等官民人等。雖曾爲滿官滿兵。亦皆是天父之子女。不過從前誤爲滿用。不能不聽其驅使。助滿爲害。跡雖可恨。情實可原。今旣逢真主當陽。自宜棄暗投明。共歸正道。滌舊染之汚俗。作天聖之子女。且我天皇恩德高厚。援救蒼生。果能敬天識主。傾心歸附。莫不一視同仁。無分畛域。本軍師等誠恐爾等執迷不悟。受滿蠱惑。用是不惜援手。竭誠拯溺。特將順逆之大原。利害之實跡。爲爾等明諭之。夫滿洲之籠絡漢人。首以官職。爾等試思。凡有美缺要任。皆係滿人補授。而衝繁疲難者。則以漢人當之。使之虧空挂誤。動輒得咎。名雖爲官。何異桎梏。若夫陞遷調除。滿人則通問保薦。各踞顯要。一屬漢人。不遭批駁。卽受阻隔。縱使功績赫奕。終亦非賄不行。至兵則滿兵雙糧。漢兵單餉。一遇戰陣。則漢兵前驅。滿兵後殿。

故每天兵臨壓。立成齏粉。其肝腦塗地。死首堆山者。惟漢兵最多。而滿兵在後。雖前鋒失利。而鼠竄奔逃。故世俗謂鄉勇爲擋死牌。而呼漢兵爲替死鬼也。至於頒賞犒賜。則又滿兵多得。而漢兵無與焉。且爾等之所以拋父母離鄉井。被霜觸暑。出生入死者。非欲圖建功名耶。而滿虜於軍中功名。則又無所定準。任是紅藍白頂。皆是虛無假借。故俗以軍功頂戴。謂之太平消。蓋以急則與之。緩則奪之也。爾等又何苦以百戰之餘生。而博此虛假之名器乎。且千里徵調。飛符迅急。千山萬水。跋涉從戎。露宿風餐。辛勤畢備。身未建夫功名。生已喪夫鋒鏑。良可惜也。况爾等爲兵爲勇之人。半以平日誤作非爲。是以借兵勇爲逃死之地。其視爾等如同蛇蝎。而滿虜又嚴其法網。多方責治。而使一旦歸鄉。人卽共相誅殛。非活埋諸土。卽生棄諸淵。此實本軍帥在粵時。並躬歷八省實所親見。爾等無論不能躬致顯榮。卽或稍有附進。亦終不能榮歸故鄉。諺有之。富貴不歸鄉。如衣錦夜行。乃爾等從軍。則有死無生。還家則以生就死。容身無地。死而後已。午夜自思。曷堪悲痛。是皆爾等爲滿所用。故乃一至於

此。然此不過就爾等爲兵勇者大約言之。至於荼毒生靈。貽害黎庶。則又截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毒無盡者矣。故滿虜之世仇。在所必報。共奮義怒。殲此醜夷。恢復舊疆。不留餘孽。是則天理之公。好惡之正。何反含毒忍恥。爲之奴隸。違背天朝。不思歸附。是何異購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嗟嗟可恨也已。爾等須知我天朝廓達大度。胞與爲懷。不分新舊兄弟。皆是視同一體。大功大封。小功小賞。上而王侯將相。下而兵士婦孺。得使衣食得所。居處相安。有家者和樂。致慶無家者婚姻及時。雖在軍旅之中。仍不廢家庭之樂。以視爾等流離異域。橫死疆場者。真不啻有天淵之別也。況於共扶眞主。各建殊勳。千載一時。功名何旣。矧太平在即。不三四年。俱爲開國勳臣。爾時分列茅土。衣錦榮歸。此皆大丈夫之所爲。爾等何又昧於徒速。而不早圖變計乎。天朝天恩高大。往者不追。果能悔悟來歸。定能量材錄用。弗以曾爲滿官。自懷疑懼。回首及早。速出迷津。本軍帥實有厚望焉。儻仍至死不悟。甘爲滿奴。轉瞬天兵大至。噬臍無及。爾時悔之。亦已晚矣。本軍帥念切中土。被滿披靡。故實

情明諭。雖痛切不知所言。孰得孰失。當自思之。速先成之。識勿貽後至之誅。庶無負本軍帥等諄諄曉諭之至意。布告爾衆。咸使聞知。

太平天國詔

此詔爲信陽柴君蘭亭。從秀全營中抄出。詔曰。朕祖洪武掃蕩羣夷。克復中原。開三百年之丕基。造億萬姓之厚福。此誠三代以來之盛主也。不幸至我懷宗。闖賊猖獗。奸黨開門。致有甲申之變。爾祖乘我之亂。包藏禍心。篡我之朝。竊奪神器。弘光被弑。忠臣死者千餘。宗室遭殘。親族亡者數萬。當此時也。地裂天崩。山枯海涸。爾胡逆賊。我世不共戴天之仇也。况夏爲夷變。二百年不見日月之光。漢受滿欺。六七世常聞腥膻之氣。弑兄弑叔。迹類豺狼。納妹納姑。行同狗彘。賣官鬻爵。士子之誦讀何庸。加賦勸捐。庶民之脂膏已竭。犯人不薙髮。是欺漢人爲囚。狀元不招親。是視漢人爲寇。不封王。不爵位。是忌漢人有柄。不將兵。不樹帥。是畏漢人有權。名雖君臣。實則陌路。鹽分南北。法失重輕。貪官污吏。滿實區。處處是殺人利刃。善士良民。遭荼毒。人人懷

切齒深仇。以致旱虐連年。水災屢降。民不聊生。人皆思亂。爾忝居大位。尙不側身修身。而猶縱淫貪欲。置民瘼於罔聞。謂天威不足畏。此誠昏庸無道之極。所謂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此也。今朕非他。乃大明太祖之後裔。弘光皇帝七世孫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一爲祖宗復仇。二爲蒼黎發暴。謀臣如雨。戰將如雲。大興湯武之師。用慰雲霓之望。鋤其酷虐。救民於水火之中。修我戈矛。取殘若鷹鷂之逐。旌旗蔽日。船筏瀾江。士卒爭先。水陸並進。天塹無難。飛渡投鞭。亦可斷流。將軍所至。迅如掃葉之風。兵帥所臨。震如當空之霹。車威整肅。號令森嚴。耕市不驚。秋毫無犯。簞食壺漿。迎之者喜。其先至。翹首引領。望之者恨不速來。至有擢枯之威。破竹之勢。趁首夏之清和。分兵西往。據高秋之逸爽。遣將北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分兵進討。問罪燕京。共梟胡逆之頭。以洩呼天之恨。凡屬滿營。生擒者割其股而吸其髓。但係旗下。死亡者食其肉而寢其皮。滅盡胡兒。克復中原之士。安全黎庶。重覩滿（此字疑誤）世之天。凡我士民。無詐無虞。同心同德。永登仁壽域。長享太平春。欽此。

洪氏之檄告

洪秀全攻長沙。圍其城五十日不克。夜又解圍北趨。途中出示曰。

奉承天運。太平國總理軍機。天下大元帥萬歲。洪爲愷切曉諭。伐暴救民事。照得天下貪官。甚於強盜。衙門酷吏。無異虎狼。皆由人君之不德。遠君子而親小人。賣官鬻爵。壓抑賢才。以致世風日下。上下交征。富貴者稔惡不究。貧窮者銜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髮指。卽以錢漕一事而論。近加數倍。三十年之糧。免而復徵。民之財盡矣。民之苦極矣。我等仁人義士。觸目傷心。故將各府州縣之賊官狼吏。盡行除滅。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刻下大兵雲集。廣西已定。湘鄂二省。以及江西江南一帶。不得不先行曉諭。凡我百姓兄弟。不必驚慌。農工商賈。各安生業。富貴者須備辦糧食。助吾兵餉。多寡數目。親自報明。各給回借券。以憑日後清償。你等如有勇力者。智謀者。宜同心協力。共襄義舉。俟太平之日。各予榮封。現在各府州縣官員。逆吾者。斬。順吾者。生。着先赴還原籍聽候。他日起用。其餘豺狼差役。概行勦除。懸首示衆。恐有流賊土匪。藉

端滋事。准爾等指名投稟。俾加懲治。倘有鄉民敢助清官爲虐。以敵吾之士卒者。無論各府州縣村鎮。天兵所到。必予誅夷。凜之慎之。毋違特示。

其一

咸豐帝知洪氏大勢已成。橫行無敵。心甚驚憂。故慮次催徐廣縉赴西追剿。然徐則故意遲遲其行也。洪黨於十一月初三日克洞庭湖之岳州府。各路防堵皆空。洪黨先使八十餘人。坐大船二隻。小船四隻。十一月初九日。駛抵湖北之漢陽府。在鸚鵡洲泊船。等候大隊齊到。攻取漢陽。十二日鸚鵡洲之洪兵。見漢陽城外清軍。皆住箭營內。有一大膽漢倡議曰。清兵頗畏我輩。我等若先去攻之。可立克也。於是八十餘人。各携鳥鎗軍器火藥包。令一人手執大旗先登岸。高聲吶喊前進。城上清兵大驚。以爲洪氏大隊人馬前來攻城。各放鳥鎗數聲。卽棄械而遁。洪兵趕到城邊。擲藥包數十個。火着民房。烟燄迷漫。官兵已無踪跡。遂乘勢破城。分佔各門。後大隊到。乃入劫漢陽府衙門。掠取倉庫。命人焚葉名琛之村。掘其祖墳。一面出示安民。示曰。

大漢軍師兼理內外政教。統屬官吏軍民。開國丞相左爲上諭。宣布中外事。照得安邦定國。弔民非所以害民。發政施仁。戡亂非所以擾亂。村鄉市鎮。不用驚惶。士農工商。各安本業。夷滿當滅。皇漢當興。久合必分。亂極復治。天地古今。循環自然之理也。茲因君弱而暗。臣暴而貪。殘酷日甚。我民何堪。況且朝中文武。權重者盡屬旗滿之人。外省職員。尸位者無非捐納之子。士人雪窗勤學。終屬徒勞。難抒抱負。雖懷經濟之才。安有展用之日。朝無善政。野多遺賢。大臣盡是貪賍。小吏能無索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張家祥等。遂致阻截江河。擾亂鄉里。逞其虎狼之性。魚肉生民。肆其狐狸之淫。閭里受害。如渠等類。聞風而興。招集匪人。凌暴黎庶。沿江取稅。到處搶掠。商民當之者。迎刃而倒。士庶聞之者。望氣而逃。官司不肯究詰。貓鼠竟至同眠。嗟嗟我民際此。聊生何賴。是以我聖神文武皇帝。心懷惻隱。日夜焦憂。用是聚天下之義士。弔民伐罪。大舉義旗。以清妖孽。八月初一兵入永安。陛下待庶民如保赤子。本官深體陛下之意。自從出兵以來。不許部下妄搶一物。妄傷一人。倘有抗拒不遵。本官定

必重究。各省州縣地方所在。必宜更革編髮左衽之非。奮厥乃心。成茲偉績。效力有功。定給爵賞。且俟東南底定。然後戮力北燕。擒獲虜酋。問其累世猾夏之罪。光復中華。一統之休。賞德論功。明刑設罰。我國家自有常典。爲此特示。凜遵毋違。

林彩新諭青岩檄

天朝九門御林開朝勳臣殿前忠誠一百六十二天將林。爲勸諭四民。急散團練。速卽投誠。以保身家事。照得亂極思治。順撫逆誅。理固然也。緣爾浙省。經我侍王雄千歲。自去年克取。爾民均皆向化傾心。共立版圖。各郡邑已委大員鎮守。招徠安撫。民皆耕讀如恒。共樂堯天。到處秋毫無犯。爾東邑小縣。何得誤聽謠言。信妖蠱惑。甘心去正歸邪。胆敢扶老攜幼。躲避珊瑚各都團練壯丁。糾衆拒敵。以七尺身軀。抗數十萬之王師。竟不思父母乳哺之恩。未報兒女教養之事。未了一旦持戈而乘旛。頓作刀頭之鬼。豈非誤信妖言。招敗家喪命之禍哉。本天將恭承旨命。領兵出京。原欲掃盪四方之醜類。安撫淳良之百姓。於今春師抵爾省。蒙我侍王雄千歲派令進徵。欲

復臺溫而通處仙。取寧波以靖浙地。豈知雲縉小邑妖心不足。胆敢結連匪衆。強抗王師。本天將一鼓誅滅淨盡。諒爾民共見共聞。今欲直取臺溫。與爾民共躋仁壽。國恩浩大。王師若霖。爾青巖區區小寨。焉能抗拒天兵乎。本天將懷念爾民。久向天朝。蓄髮二載。不肯重加荼毒。聞爾民畧有漏網殘妖。故令本部士卒前來掃盪。以分民憂。與爾民無干無涉。王師臨境之日。但願鄉員士庶。壺漿以迎。倘有糾衆聚黨。潛藏青岩穴內。壯者持旂抗敵。斬一丈而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老弱奮力嘶喊。誅一處而室家罄空。鷄犬受戮。獨不思團練可以保家。團練即所以敗家。貪圖六七品之軍功。拋棄億萬人之性命。可憐父子離散。劬勞之恩。難以報。尤甚夫妻拋棄。魚水之情。即時休。本天將體天父好生之德。天兄救世之心。天王愛民之念。侍王撫恤之情。有不忍不教而誅者。爲此特行勸諭。仰爾各鄉員士庶人等一體知悉。務宜急散團練。痛改前非。勿以當妖爲榮。勿以團練爲事。照依舊規。請令設局投誠捐糧。納貢輸餉。安業如常。貿易相依。有智勇過人之輩。投營立功。共圖大業。封妻蔭子。可謂棄暗投明。

之豪傑。其餘百姓歸家樂業。各安本分。春祈秋報。以保身家。永享昇平之眞福。倘仍執迷不悟。甘心從妖。本天將再興大師。將爾等盡行勦洗。玉石俱焚。那時悔何及矣。自諭之後。投誠之日。倘有不法官兵。下鄉姦淫擄掠。無端焚燒者。准爾民捆送卡員。按依天法。輕則枷號杖責。重則梟首遊營。本天將言出法隨。決不寬恕。爾四民各宜凜遵。咸使知聞。切切此諭。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十一月

萬大洪告示

萬大洪告示見某氏太平天國史中今錄如下。奉天承運太平天國總理軍機都督大元帥萬大洪。爲剴切曉諭。伐暴救民事。照得天下貪官。甚于強盜。衙門活吏。無異虎狼。皆由虜朝之柔懦。遠君子而近小人。賣官鬻爵。壓抑賢才。以致利風日熾。上下交征。富貴者縱惡不究。貧窮者有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髮指。卽錢漕一事。近益數倍。三十年之糧銀。免而後再征。民之財盡矣。民之命苦矣。我等仁人善士。觸目傷心。故將各府州縣之賊官狼吏。盡行除滅。救民于水火之中也。刻下大兵雲集廣西。已

定長州太平。將近江西等處。不得不先行曉諭。凡我百姓。不必驚慌。農工商賈。各安生業。富貴者須備辦糧食。助吾兵餉。多寡數目。親自報明。各給回借券。以待日後清償。爾等如有勇力者。智謀者。同心竭力。共成美舉。俟承平之日。幸資榮封。現在各府州縣官員。逆吾者。斬。順吾者。昌。著卽付印回籍。其餘豺狼差役。概行勦除。懸首示衆。恐有流賊藉端滋事。爾等指明具投。隨時征討。倘有鄉民。敢助滿賊官兵。以敵吾之士卒者。無論各府州縣鄉村。盡行洗滅。凜之慎之。毋違特示。

錢江上洪秀全書

伏以大王起事之初。筭髮易服。欲變中國二百餘年索虜之俗。志謀遠大。創業非常。其不以武昌爲止足之境明矣。今日之舉。有進無退。區區武昌。守亦亡。不守亦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若進而冀其不亡。不乘此時爲破釜沉舟之計。長驅北上。徒苟且目前。懈怠軍心。誠無謂也。清初吳三桂舉兵之時。不數月而南六省皆陷。地廣衆附。稱帝自雄。可謂驟矣。然遣將四出。不越湖南一步。搶攘十數年。終抵滅亡。前車可鑒也。

或謂武昌依阻江湖。襟帶漢湘。扼險自固。然後問道出奇。以一軍出鄖陽。攻潼關。趨陝西。擾彼關內外。地以一軍出荊州。攻夔慶。趨成都。先取四川爲基業。不知秦隴四塞。地錯邊鄙。人悍物嗇。糧食維艱。且重關疊隘。縱我攻必克。大費兵力。勞而莫必。固宜後悔。得不償失。盡棄前功。况削其肢爪。究不如洞其心腹之爲愈也。至四川小局。昔日已形。在蜀漢當日。先以諸葛之賢。繼以姜維之勇。六出九伐。不得中原寸土。且江南水邦。賴吳據之。以爲唇齒。聯絡援應。尙難得志。况今日哉。天下財賦。大半萃於東南。當此逐鹿於寧謐之中。而欲一以隅敵天下。江決其無能爲也。以江愚昧。不若舍西而東。金陵建業。古帝王建都之所。鳳泗汴梁。眞聖人龍起之方。江謂宜先取江寧。以裕軍餉。繼取汴梁。以爲犄角。終趨濟南。以圖進取。扼齊魯之運河。可以坐困通倉之食。截南北之郵轉。可以牽制勤王之師。然後約我老萬。以攻梁厦。檄我丹山。以攻溫處。所過則秋毫無犯。所至則招納賢能。而民有不完髮易服。簞食壺漿以迎者。江未之信也。南京不下。則江東不得渡。豐沛不陷。則青兗不得進。山東不搖。則燕京

不得戒嚴。糧漕困於內。人心離於外。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正此時也。今日之事。勢成騎虎。萬一頹惰。轉致蹉跎。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我軍遠離鄉井。志切從龍。聞進則同心同力。踴躍爭先。聞退則畏首畏尾。存亡莫保。戎衣兩截。捨命冲陷。渡湖而後。無復有南還之望者。皆欲立功名。享富貴。誓九死以垂勳。不願一生以伏莽也。誠因時而勵之。羣策羣力。一可當百萬戰。何敢辭。時哉不可失。席前之箸。江願借而籌之。馬上之策。江願指而先之也。俟南京底定之後。招集流氓。秣厲兵馬。扼衆南堵。揮軍北上。左出則趨江北以進戰。急則可調淮陽之軍以繼之。右出則握河海以拒敵。急則可調開歸之軍以應之。南陽汝寧。則發一軍以突其西。略取河內州縣。乘勝入晉。直抵燕冀。無返旆。杭嘉金衢。則發一軍以冲其東。應我沿海舟師。相機定浙。伺間窺閩。無輕舉。兵不止於一路。計必出於萬全。內固江南之根本。外安新造之人民。修我政理。宏我規模。則西而秦蜀。南而豫粵。可傳檄而定。此千古一時也。自漢迄明。天下之變故多矣。分合代興。原無定局。晉亂於胡。宋亡於元。類皆恃彼強婪。賺主中。

夏然種類雖異。好惡則同。亦不數十年奔還舊部。從未有毀滅禮義之冠裳。削去父母之毛血。儀制甚匪。官人類畜。中土何辜。久遭荼毒。若斯之酷者也。帝王自有真天。意果何屬。大任奮興。能不勗諸。更有期者。旌旄所指。與民無逆。提劍號召。是漢卽從。使天下咸知今日之舉。並非無名之師。亦使天下咸知中國之仍爲華。不皆終於夷。王者發軔。彰明較著。陣堂旂正。不容秘詐。軍行令肅。所至如歸。彼縱有滿洲蒙古。殫心竭力之臣。吉林索倫。精騎善射之旅。苟不望風投順。我百姓其許之乎。方今天下。以利爲治。上下交征。風俗之壞。亦已極矣。人心之憤。亦已久矣。納賂損名。覩然民上。摺紳之途。亦已污矣。而英雄豪傑之士。抱負名節。伏處於山林莽野之間者。亦已困矣。磅礴鬱勃之氣。積久必宣。有真人起。孰不欲去其舊染之污。拭目而觀新命之鼎哉。佈置調度。此其大略。欲成基業。願勿他圖。夫草茅崛起。締造艱難。必先有包括宇宙之心。而後有旋乾轉坤之力。知民之爲貴。得民則興。知賢之爲貴。得賢則治。如漢高祖之寬洪大度。如明太祖之夙夜精勤。一旦天人合應。順時而動。事機之來。無可

言喻。否則眷戀武昌。預懷得寸則寸之思。偏隅自足。因循歲月。疆宇不增。糧竭衆危。四面受敵。大勢已去。不能復振。瞻臍之悔。誠有非吾屬之所忍言者矣。江合觀天下之際。詳察地理之宜。謹撰興王之策。十有四條。伏乞採擇施之。（策已軼）

張申伯平定江南文

堪嗟服色隨張角。却令聲名笑褚淵。此兩句相傳爲蘇州孝廉張申伯之作。張於咸豐時補廩膳生。文名頗著。時天王洪秀全下詔開科取士。張爲儕輩所推舉。雄心勃發。改名褚維星。奉詔至金陵入場。題爲平定江南文。仿制藝體。張作頗雄壯。拔置解元。忠王李秀成待之甚厚。相傳其起講曰。東晉司馬之興也。南宋康王之渡也。長江數千里。莫不恃爲恢復漢族之基。豈以江南之人。獨具忠義哉。蓋其後由江南而擴張平寇之功勳。必其先由江南而手定皇都之鞏固。石頭無恙耶。鐵甕猶存耶。試一觀江上之風雲。覺東洛冠裳。西京鐘鼓。不啻天與之。而人歸之已。其起股曰。銅駝荆棘。吾民之苦深矣。自唐虞三代。迄今四千餘年。中原文物之邦。竟一息奄奄如病夫。

之不起。堯舜禹湯文武神靈之痛哭何如。問何時殺盡妖魔。上答天恩之高厚。泥馬風波。吾君之厄至矣。自唐桂二藩。避地一萬餘里。故國衣冠之裔。竟長此寂寂。讓異種以稱雄。燕趙韓魏齊秦。禾黍之淒涼。奚似。願從此掃除腥穢。重開一統之河山。其語竟應在今日。亦奇極矣。

賴汝光之供狀

賴汝光者。賴皇后之族弟也。天王發難於金田時。汝光出入行間。年鬢尙少。而英姿勃發。已嶄然而露頭角。後扈從至金陵。爲東王所忌。閑居數年。東王旣死。遂總師干。外援諸將之危。內解天京之困。功勳甚偉。迨天皇崩。天國亡。汝光遁至北方。猶擁衆數萬。縱橫馳突。瞬息千里。使有清諸帥。奔命不遑。後之敗。由於衆寡之不敵。天命之靡常。非戰之罪也。茲覓得其受擒時之供狀。附錄下方。蓋聞英雄易稱。忠良難得。亘古一理。豈今不然。憶余生長粵西。得伴我主天王聖駕。於清道光庚戌年秋。倡義金田。定鼎金陵。今已十有八載矣。但其中軍國成敗。事機得失。形勢轉移。予之學淺才

疎萬難盡述。惟有略書數語。以表余之衷腸耳。憶予於太平天國王子二年。始沐國恩。職司文務。任居朝班。於丙辰六年。值國家多故之際。正君臣當胆之時。是以棄文而就武。奉命出師江右。招軍以期後用。荷蒙主恩廣大。賞罰由余所出。遇事先行後奏。其任不爲不重矣。丁巳七年秋。詔命回朝。以顧畿輔。戊午八年春。我主聖明。用臣不疑。且知余志向。故命往攻江北。協同成天。安陳玉成。佐理戰守事宜。永固京都門戶。受命之下。兢業自矢。誠恐有負委命之重。安敢妄怨有司之不從。且忠言逆耳。良藥苦口。誠哉是言也。於辛酉十一年秋。安省失守。斯時余有諫議云。當茲安省既失。務宜北連張苗。以顧京左。須出奇兵。取荆進襄之地。不出半年。兵多將廣之時。可圖恢復皖省。俾京門鞏固。此爲上策。奈英王等畏曾國藩如神明。視楚軍爲鬻虎。是以英王不從予議。遂率師渡廬。請命自守。復行奏加封。余爲遵王。遵命與扶王啓王等遠征。廣招兵馬。早復皖省等情。此乃英王自取禍亡。累國之根也。又有忠王李秀成者。不絕知幾。違君命而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國和約之大義。敗國亡家。

生死皆由此舉。至辛酉歲底。予偕扶王啓王勉強遵照。由廬渡淮。那時予知有渡淮之日。終無轉淮之期。是以過五關。越秦嶺。抵中原。出潼關。於壬戌十二年冬。由鄖陽而進。抵漢中。一路滔滔。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於甲子十四年春。由漢中而還。師東征。圖解京都重困。未果。以致京都失守。人心散離。其時江北所剩。無所依歸者數萬。皆是蒙毫之衆。其頭目任化邦。牛宏。升張宗禹。李蘊。秦等。誓同生死。萬苦不辭。請予領帶。以致報効等情。此乃僧帥好戮無仁之所致也。誠可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如此思之。真千古不易之良言也。予視此情狀。君辱國亡家敗之後。不得已勉強從事。竭盡人臣之忱。而聽天命。不料獨立此間數載。戰無不捷。踏雪披霜。以期復都於指日。孰意李鴻章者。智足謀多。兵精而將廣。且能仰體聖化。是以人人沾感。仁風不已。予維材微識淺。久知獨立難持。孤軍難久。是以於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張宗禹。幼沃王張禹爵。懷王邱遠才。前過甘陝。往連回衆。以爲犄角之勢。當茲大勢至此。無奈天數有定。夫復何言。古之君子。國敗家亡。君辱臣死。大義昭然。今予軍心自亂。實天

敗於予。予何惜哉。惟一死以報邦家。以全臣節。惟祈鑒核。早爲裁奪。是荷。

李秀成供狀摘要

(一) 洪秀全與五王

洪秀全在深山內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積歲成衆。所知事者。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東王楊秀清住桂平縣平隘山。在家種山燒炭爲業。天王信用一國之事。概交與他。軍令嚴整。賞罰分明。西王蕭朝貴是武宣縣廬陸峒人氏。在家種田種山爲業。天王妹子嫁爲妻。故亦重用。而且勇敢剛強。衝鋒第一。南王馮雲山在家讀書。其人才幹明白。六人之中。謀立創國者。出南王之謀。北王韋昌輝。桂平縣金田人氏。此人在家出入衙門。是監生出身。見機靈變。翼王石達開亦是桂平縣白沙人氏。家富讀書。文武備足。天官丞相秦日昌亦是桂平白沙人氏。在家與人做工。並無才情。只有忠勇忠義。故天王重信。起事教人拜上帝者。皆是六人勸化。在家之時。並未悉有天王名號。每村每處。

只知有洪先生而已。

(二) 李秀成之投洪

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花州六川博白沙石同日起義。起義之時。天王在花洲山入村。胡以眺家內密藏。俱在金田山人村。是平南縣所管。起義之處。與吾家西隔七八十里。旱路兵皆由我家中經過。自梧州籐縣五十七都大黎里。而上永安。因在家貧寒。父養我兄弟二人。弟李明成。家中之苦。度日不能。種山幫工。就食。自八歲十歲時。隨舅父讀書。十歲之後。與我父母尋食。度日至二十六七歲。方知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至天王由思旺到大黃墟。分水旱兩路。行營上永安州。路經大黎。四面高山平地。周圍數百里。旱路兵由此經過。是西王北王天官丞相羅大綱。帶水路兵。是東王南王所帶。西王北王帶旱路。在大黎里經過。屯紮五日。將里內之糧食衣服。逢村即取。西王在我家近村居住。傳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飯。何必逃走。臨行營之時。凡時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燒之。寒家無食。故而從他。

(三)定都之始末

西王到長沙攻打。在長沙南門外中礮身死。後李開芳具稟回柩。天王同東王移營來長沙。實力攻打。數十日未成功。連開地道數處。放倒長沙大城。我兵不能勇進。外面清朝向張大軍圍困。在長沙對面沙州。殺勝一仗。殺死官兵數千。以後破城。仍然未下。我朝軍中有糧。而無油鹽可食。是以城攻未就。天王在長沙南門製造玉璽。呼稱萬歲。妻稱娘娘。封東西南北翼王。封王在前。天王稱萬歲。在後。製造璽成。攻城未下。計及移營。欲由益陽縣。靠洞庭湖邊。而到常德。欲取湖南爲家。到益陽。忽搶得民舟數千。改作順流而下。過林子口。而出洞庭。到岳州。分水旱而下湖北。破岳州。得吳三桂之器械。搬運下舟。直下湖北。一攻破漢陽。得漢口。困武昌。然後開道破城。此是東王掌令。李開芳。林鳳祥。羅大綱。掌兵。攻打二十餘日。而破武昌。後又未守。直到陽邏。破黃州。取蘄水。蘄州。九江。破安徽省。俱是水旱並行。那時胡以暉。李開芳。林鳳祥。帶水陸之兵。東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以及羅大綱。賴漢英等。帶領水軍。得了安慶。未

派軍守。趕下江南。將南京四面圍困。七日破鳳儀門。開道破城而進。水面舟隻萬餘。各盡載滿糧食。此時天王與東王。尙欲分兵鎮守江南。欲取河南爲業。後有一老年。駕東王坐船之湖南水手。大聲揚言。親稟東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無糧。敵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長江之險。又有舟隻萬千。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餘。尙不立都。而往河南何也。他又云。河南雖係中州之地。只稱穩險。其實不及江南。請東王思之後。東王復想見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遂移天王駕入南京。後改爲天京。東王佐政事。事事嚴整。立法安民。

(四) 李秀成之階進

李秀成自幼生在廣西梧州府藤縣寧風縣五十七都長恭里新旺村人氏。父李世高。母陸氏。一路自粵西而來。我本爲兵。前之內政。俱不經我手。後至南京破城之後。那時我已隨春官丞相胡以晄理事。後春官丞相胡以晄帶領人馬。去打破廬州府。破郡之後。調爲指揮之任。至翼王與安福王兩鬪。他往東北。王又死。秦日昌因韋昌

輝與東王相殺。秦日昌亦死在其內。國中無人。經朝臣查選。查得十八指揮陳玉成。二十指揮李秀成。贊天安蒙得恩。侍天福李世賢。這班人出來助國。此時翼王在安省遠去。幸我招張樂行。龔得樹。這班人馬聲稱百萬之衆。是以天王降詔來尋。加封我做地官副丞相。那時和帥自下鎮江。張國梁困打鎮郡。分軍來逼桐城縣。是清朝軍門秦定三領兵圍困。清朝帥將大小營寨。百有餘座。自廬郡三河舒城六安廬江巢縣無爲等處。節節連營。處處嚴密。困逼桐城。此時我爲丞相。力守桐城。保固皖省。那時已有張樂行。龔得樹。在三河尖造反。李昭壽在我營中共事。李昭壽與張樂行。龔得樹有交。特通文報與張樂行來投。張樂行接得文件。當卽復文。已肯來投。安省得隱實我之力也。蒙行恩。是久日在朝。是天王愛臣。永不出京門。後封爲正掌率大臣。朝中內外之事。悉歸其制。連我與陳玉成亦歸調度。自翼王出京之後。殺東北王之後。至蒙得恩手上辦事。人心改變。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專。因東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專信同姓之重。那時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聞

清朝將兵。凡拿是廣西之人。斬之不赦。是以各結爲團。未敢散也。若清朝早肯赦宥廣西之人。解散久矣。後有人奏聞天王。各有散意。卽加恩惠。各又振作同心。自此一鼓之銳。振穩數年。此時成天豫陳玉成。屯在太湖潛山。我屯在六安霍山。曾輕騎約成天豫赴安省會議。云朝中這亂如何停止。斯時天王加封我與陳玉成二人。陳玉成又封正掌率。仍任成天豫實任。那時我爲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權。提兵符之令。我自爲兵出身。任大責重。見國亂紛紜。主又蒙塵。盡臣心力而奏諫。懇我主擇才而用。定制恤民。申嚴法令。肅正朝綱。明正賞罰。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禮而恤下。寬刑以待萬方。輕世人糧稅。仍重用翼王。不用安福王。因此奏諫。當被我主降詔革除我爵。後再復一本。將天下之大勢情形。並陳奏諫之來歷。奏本由朝臣手過。見我本章明順。朝臣親上殿奏諫。仍復我職。

(五) 李秀成柄國時代

張國梁之廣兵雖精。未有曾帥之兵力勤勞。廣兵好勇而心不齊。雖有滿兵數千。未

有曾帥南兵之壯。是以八九年之困不碍。斯時朝臣薦用我弟李世賢帶我原日舊部士將屯在黃池灣。斯時朝政悉歸我一人提理。主信我專。令法得嚴。故穩固也。那時東北已困。獨有南門。將那革職林紹章調其回京。後保爲地官。又副丞相之職。調任京務。那時觀勢不同。外無調度之將。不得已先與朝臣計議。我欲出京外調救解衆人苦留。主人不肯。又過數日。復鳴鐘擊鼓。朝堂傳奏。見事實實不能。故而強奏。擊鐘鼓之後。主卽坐殿。盡心力奏。斯時朝不當絕。却未當滿。主上復明。故卽准奏。次日出朝。將京中之事概行清白。交與蒙得恩林紹章李春發掌管。奏免不准長次兄理事。交清朝中政事。辭主而出朝門。由南門一日一夜趕到蕪湖。與弟李世賢斟酌。一人敵南岸。一人敵北岸。斯時清軍勢壯。四面皆軍。人心又亂。又無逃處。且初任重事。又不周詳。糊塗而作。此時國未當絕。亂作而成。亂行不錯。故而保至今也。那時章志俊與陳玉成同進固始商城等處。天王欲治章志俊之罪。又經我在天王駕前力保。後封其定天福之職。卽與陳玉成合隊。那時陳玉成欲上德安招足人馬。而救天京。

那知天不容。去在羅田麻城。一敗而回。在太湖潛山屯紮。此是八年五六月之間也。陳玉成去遠。李世賢力擋南岸。我獨在蕪湖。將部下精兵五千餘衆。一由蕪湖渡江。一由東梁山渡過西梁。皆到含山齊集。那時部將獨有陳坤書蕭招生吳定彩陳炳文而已。在含山齊集之後。和州失守。清軍屯紮廿餘營。不得已破昭關。順流而下。和州先攻破何林舖清營。然後破和州。廿餘營。德帥兩浦救兵趕到。和營早破。救之不及。那時我引軍先取全椒。滁州來安。分浦口德帥之勢。各城已破。德帥之勢已分。奈無兵可用。取到來安爲止。後勝宮保馬軍來敵。連戰數場。我軍失利。退守來安。仍回滁州。交與李昭壽鎮守。我自守全椒。無兵可用。主與我母被困在京。那時在全邑日夜流涕。雖招有張樂行之衆。此等之人不能調用。只有部將陳坤書吳定彩蘇招生譚紹光陸順德各將。願拚死救京。都當調精銳。不足五千。欲先掃清兩浦。隔江通信。以安京內人心。每日在全邑演操精熟。卽由全椒下大劉村安營紮寨。由橋林進兵兩浦。那知德帥由浦口調集馬步萬餘。到大劉村迎戰。外有勝帥馬軍三四千頭見。

仗我軍取勝。次日開仗。我軍大敗。新舊之營。概行失守。失去軍兵二千餘。敗軍皆到湯泉一帶。我帶數騎而轉全椒。那時眞苦之不盡。流涕不盡。實無良策。後通文各鎮守將。凡是我朝將官。概行傳齊。擇日約齊到安省。縱陽會計。那時陳玉成由羅田麻城。敗轉不約而到。各誓一心。訂約會戰。陳玉成之兵。由潛山過舒城。破廬郡。出店舖。攻梁固定遠。此時攻定遠。是陳玉成令吳汝孝帶領龔得樹之兵圍攻。陳玉成由界牌而下滁州。斯時我已由縱陽回全椒。整隊卽領人馬。到滁州烏衣。會遇陳玉成。那時德帥在浦口發動人馬。由小店而來烏衣。勝宮保之馬軍。亦由水口而來。馬軍押戰。大戰於烏衣。那邊德勝兩軍。這邊陳李兩軍。兩家交兵。勝德兩軍敗陣。我軍乘勝而追。那德軍失去千衆。次日到小店。遇張國梁。由江南統帶精銳前來救解小店。張軍敗。順勢追下浦口。陳玉成攻德帥之前。我攻德帥之後。德軍又敗。死於浦口數千人。此時得通天京隔江之信。此時一救於天王。後陳玉成去攻六合。我上天長到揚州。此數處俱無清兵把守。隨到隨得。獨揚州有兵。不戰自逃。揚州知府被拿不降。將

該知府送由仙女廟而去。

(六) 洪秀全之猜忌忠王

自攻破浦口六合之後。楚軍又由黃梅宿松而來。內無軍餉。外又無救兵。南岸和張兩帥之兵又雄。不敢見仗。營中火藥炮子俱無。朝無佐政之將。主又不問國事。一味靠天。置軍務政務於不問。我在朝實無法處。力守浦口。後被見疑。云我有投清朝之意。天京將我母妻押到對江。不准我之人馬回京。那時李昭壽有信往來。被天王知道。恐我有變。封我忠王。樂我之心。防我之變。我實不知內中提防我也。那時江浦上是張帥之屯困。我見時勢不同。經騎回京。奏主。主又不從。在殿上與主辨白。問主留我鎮浦口。則外應救望何人。前軍主將陳玉成。在潛太黃宿。與楚師相敵。不能移動。韋主俊業投清朝。劉官芳。賴文鴻。古隆賢。徒有賢名。未能爲用。楊輔清爲中軍主將。在池郡殷家匯東流。亦有曾帥之軍制戰。左軍主將李世賢。已在南陵灣沚一帶。京城四門。俱被和張兩軍重困深濠。朝內積穀無多。主又不准我出。誰爲外救。與主力

辯當被嚴責一番。又無明斷下詔。不問軍情。一味靠天。別無多話。不得已再行強奏。定要出京。主見我無可再留。准我出京。當即將浦口軍務。交與黃子隆。陳贊明接鎮。自浦口動身。到蕪湖。三四日之間。浦口城外靠大江邊營盤。概行被張帥之軍攻破。九洲亦已失守。此時京城又困。此是五困京城矣。和張兩帥密密加營。深濠更深。合朝無計。京城困如鐵桶一般。此時我朝氣數未盡。不應絕命。人心再振。我在外四路通文。各處肯從我意。任我指揮。自困天京五次。皆苦我一人用盡心力和氣待人。我今日人人悉我忠。王李秀成名號者。實在我捨散銀錢。不計何軍將官。與我對話。亦必厚待。民間苦難。我亦肯給資。故而內外大小。人人能認我李秀成者。因此之由也。非我有才。朝中非我之長。我王重用者。第一幼西王蕭有和。第二王長兄洪仁發。王次兄洪仁達。第三千王洪仁玕。第四駙馬鍾姓黃姓。第五英王陳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

(七) 李秀成六解京圍

英王死後。主將之事。交與我爲。那時天京困緊。實實無計。我因見和張兩帥困我主。及我母親在京。知和張兩帥軍餉。出在杭州蘇州江西福建廣德。故出奇兵。扯動和張二帥江南之兵。我好復兵而救天京之圍。非有心去打杭州也。打入城內。連戰數日。滿營未破。後和張兩帥。果派江南救兵。來救杭州。令張玉良統帶到杭郡武林門。兩家會話。知是江南和張之兵分勢。中我之計。次日午時。在杭州新製造旂幟。以作疑兵。此是兵少退兵之計。不意張玉良果中我計。退出一日一夜。未敢入城。我故而得退不礙。張玉良帶江南精兵。去救杭郡未回。被我軍隔斷於外。營中糧餉不繼。我朝之兵又衆。是以一鼓而解京圍。自六解京圍之後。軍威更勝。將士更多。纏身難謝。日纏日重。更難離身。自六解京圍。亦未降詔獎勵。並未令外戰臣見。駕朝臣亦是未見。我主不問政事。只是教臣認實天情。自有升平之局。自後息兵三日。天下嚴詔下。頒命我領本部人馬。去取常蘇。限我一月回奏。人生斯世。既爲其用。不得不從。當排隊伍。擇日行軍。由丹陽進發。三日隊到丹陽。張國梁兵屯丹邑。次日開兵。在丹陽大

南門迎戰。張軍敗死者不少。張帥死在丹邑南門河下。軍士尋其尸首。用棺木收埋。在丹陽寶塔根下。兩國交兵。各扶其主。生與其爲敵。死不與其爲仇。因代收埋。得丹陽之後。順下常州。那時張帥水旱俱敗於丹陽。至常州城。有蘇州發來之衆。並遇張玉良由杭郡回來之軍。概屯常郡。大小營寨四十餘營。是日軍到。次日開兵。兩家會戰。張軍又敗。其營盡破。金陵和張大營已失。外兵未有戰心。俱未會戰而逃。連攻數日。常郡自降。入城之時。郡內之人並未殺害。惟畏威自投水者有之。隨卽安民。息兵兩日。趕下無錫常郡。張玉良軍屯無錫。何制臺自行偷搬家眷下舟他逃。不知去向。那時和春自江南大營。失利敗軍之後。和張兩帥各走一方。張帥計屯丹邑。以保蘇常之穩。和春獨一人而下蘇州。舟往滄墅關。聽見副帥張國梁戰死丹邑。和春在滄墅關自縊而亡。我得無錫之次日。行營而下蘇郡。初到閶門。將分困各門。看閶門街房等村百姓。多有來迎。街上舖店房門首。俱貼字樣。云同心殺盡張和兩帥官兵。民殺此官兵者。因將丹陽之下到蘇州。水陸民財。概被其兵搶擄。故恨而殺也。

(八) 秀成之降蘇州

自李文炳何信義等獻蘇城而降。我卽引兵入城。收其部衆五六萬人。自我收得蘇城。未殺一人。清朝文武候補大員無數。滿將多員。俱未傷害。各欲回家。無盤川者。我給其資。派舟送往。得城之後。富卽招民。蘇民蠻惡。不服撫卹。每日每夜。搶擄到我城邊。我將欲出兵殺盡。我萬不從。出示招撫。民俱不歸。連亂十餘日。後見勢不得已。我親身帶數十舟隻。直入民間。鄉內四處之民。手執器械。將我一人困在于內。隨往文武。人人失色。我舍死一命來撫蘇民。矛鎗指我。我並不回手。將理說明。民心順服。各方息手。收其器械。三日將元和之民先撫。七日將元和吳縣長洲安清平服。以近及遠。縣縣皆從。不戰自撫。

(九) 洪氏之自滅

在京時當與合朝文武。在我府會集。聲言衆位王兄王弟。凡有金銀。概行要買米糧。切勿存留銀兩。買糧爲首。今收得蘇常。下無再困。上困而來。利害難當。前困是六困。

乃張和之師七困。定是曾帥。此軍有中堂之善算。將官之用命。南軍能受苦堅。軍名常勝。未見敗過。倘若來困。必然嚴緊。若皖省可保。尙未爲憂。如皖省不固。京城不保。各速買糧。我奏主亦然如是。主責我曰。爾怕死。朕天生眞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統。我只得退出自嘆。因教蒙得恩。林紹璋李春發堅守江東門。雨花臺營寨爲首。各要買糧。我這出京四百餘日。方見我信。合城文武遵我之言。果買米糧。那時洪姓出令。衆欲買糧者。非我洪之票不能。要票出京者。亦要銀買方得票行。無錢不能發票也。得票買糧。回者重稅。是以各不肯買糧入京。今日之國破。實洪姓之自害也。

(十) 全浙之陷

我領新招將士及童容海全軍下浙江。杭省孤立。外府縣概行收得。杭郡王有齡。甚得軍民之心。甚爲堅守。我困城之時。射諭入城。分軍民滿漢。分別言語。順言而化。肯降者即可。不肯降者。不足爲要。浙江瑞將軍帶領滿衆。在我圍城七日之前。具本懇我天王。准赦滿軍回國。文由浙江來往二十餘日。御批未下。我先破大城。破入大城。

四日。尙未攻其滿城。專候御詔下赦。一面與瑞將軍和議。云願放其全軍回家。渠總未信。我奏准天王。御詔降下。准赦滿人。渠亦不信。開鎗打死我兵三千餘人。然後攻其內城。各男女投水死者有之。被獲者有之。後瑞將軍及都統之死。當卽差員在河下尋其尸首。用棺木埋之。其本已信我奏准放回國。不欲加害。我亦射諭入城。城內軍民可悉。我云爾奉爾主之命。鎮守杭城。我奉我主之命來取。各扶其主。爾我不得不由。相成之事。免傷男女大小性命。願給舟隻。爾有金銀。並行帶去。如無給助資。送到鎮江而止。滿洲之人。過我大國爲帝。此是天命。而非自由。成滿待漢人。其情本重。今各扶一君。兩不得已。存我之心。而爲此事也。被獲滿洲兵將。當卽傳令諸軍。各獲有滿人落在營中者。不准殺害。私殺害者。賠命。各願投營者。卽在營中。不願者。准其回國。後有滿官大膽者。卽到府與我談及給費回家。爲兵膽小者。各自日夜逃去。亦有落在營中者。與營官日久。兩家相好。營官自行給費。放者亦多。此非我之虛言。杭省軍民可悉。滿洲人衆。必有知情。卽在省候補清官無數。亦給費放回。蘇省前日亦

是如此。至圍杭州之時。每日與王有齡兵戰。那時城內無糧。民亦無食。兵將餓倒。不能爲戰。王有齡亦是無法。外戰張玉良。況文榜而已。屢戰不能見效。內攻不果。實實無由。王有齡與其師爺計及。託信與忠王。叫忠王免害杭城軍民。師爺回言。大人此信可寫。兩國交兵。何以稱呼。稱得不好。重害爾民。稱得好。皇上罪爾投他。王有齡聞之。無言可對。捶心而歎。不必寫文。杭城不能保守定也。坐在大堂等忠王入城。視忠王何等之人。見其人而死。其師爺回言曰。此人入來。萬不與爾死。後而無法。我軍四面越城。一踴而進。我親自上城。搶得一騎。單人直衝到王有齡衙內。尋取此人入屋。四尋不見。尋到後花園。見其吊死。當令親兵放下。業已死矣。後抬到大堂。擺與衆視。是否。叫其部下之人來認不差。後用棺木載之。將其衣帽朝服一應歸還。放其木內。令其部將親自看守。次日調其部下之員。到堂當衆明宣。各肯從軍者。卽從。不從者。皆由自便。其親兵俱是福建人。餘軍兩湖者多。俱而盡赦。各有金銀什物。不准兵攔。仍然帶去。後將王有齡之屍首。在其親兵之內。點足五百人。送其棺木由省動身。給

舟十五條。費銀三千兩。路憑一紙。送其回鄉。各扶其主。各有一忠。令其忠志之故。惜看英才義士。故用此心。生各扶其主。兩家爲敵。死不與其爲仇。此出我之心願。其中尙有米興朝。林福祥兩人。外有麟趾一人。亦是杭省布政司之職。到省尙未接任。原任乃是林福祥。亦言被獲。我亦不殺。禮而待之。又未鎖押。落在書房。與文官閒叙。夜靜。我與米林談及世情。後並將林福祥家小兒子。一並尋回。交還林福祥。將米興朝之馬匹。亦尋出交付。後米興朝將馬疋。送與我將汪安鈞。麟趾乃是滿人。次夜逃死。並不追趕。然後過了十餘日。林米二人欲去。不願在營。卽備舟隻各一條。由杭州到上海。各給兩三百兩。後兩人不敢要。各領百兩。臨行各具一信。與我辭行。云今世不能爲友。補報來世不忘。並云爾忠王本是出色。未遇明君。可惜可惜等語。斯時將杭省清將。應從不從。安排定疊。卽省內難民。一一安撫。在城餓死者。發薄板棺木萬有餘個。費去棺木錢二萬餘千。難民無食。卽到嘉興。載米萬石。載錢二十萬千來杭。將此米糧發救窮人。各貧戶無本資生。借其本而資其生。不要其利。六個月將來繳還。

還糧米發救其生。不要其利。兩個月之內。將杭省一並周妥。

(十一) 李秀成之於蘇州

克浙江之後。那時我上江西去招兵。將蘇州浙江嘉興軍務民務。統交陳坤書執掌。我回到蘇省。民已失散。房屋破折。良民流淚來稟。那時陳坤書自愧。對我不住。我由杭州回到嘉興。渠在蘇州帶隊。逃上常州。將常州自霸。使錢買作護王。此人是。我部將。因其亂蘇州百姓。恐我治其罪。故買此王而拒我也。自得浙省以來。英王之隊。歸我之用。黃文金劉官芳。後歸我轄。天王見我兵多將衆。忌我私心。內有臣之弄權。封陳坤書爲王。分割我勢。我部下之將。見此各恨於心。那時主見我部轄百餘萬衆。十分忌我。蘇省之民。又被陳坤書擾攘。後我回省。貼出爲民之錢米。用去甚多。各舖戶窮家不能度日者。俱給本錢。田家未種。速令開種。我在省時。斯民方安。仍然照舊發米二萬餘石。發錢十萬餘千。發此米錢之後。百姓安居樂業。豐足之時。各民願將此本歸還。我並不追問。其自肯還我也。後又將郡縣百姓民糧。各卡關之稅。輕收以酬。

民苦。後見京中之事。日日變動。屢具本奏。主不從奏。越奏越怒。又逢佞臣弄權。我見屢奏不從。亦有不悅之意。君臣各有私怒之心。越是明奏。天王越更不信。降我之職。暗中密革我權。我手下部將見此不服。未有戰心。各籌一路。童容海乃我部將。一片真心。後被讒惑。背我而逃。此是王次兄之亂奏。欲歸其轄。暗放謠言。童容海心變者。因此之由也。

(十一) 洋兵與洪軍之關係

巡撫李公到上海。接薛巡撫之任。招集洋兵。與我交兵。洋兵攻城。其砲利害。百發百中。打壞我之城池。洋鎗砲連響。一踴而進。是以我救不及。我兵死者萬餘人。失此二城。該洋兵卽到太倉攻打。外有清軍前來助戰。打入城者。洋兵把守城門。凡清朝官兵。不准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其帶盡。清朝官兵不言。若多言。不計爾官職大小。亂打不饒。我天王不肯用洋兵者爲此也。有一千之洋兵。要押制我萬人。何人肯服。故未用他。那時洋兵已至太倉開仗。我亦到來。外有清兵萬餘衆。洋兵三四千人。清兵

自松江四涇青浦嘉定寶山上海連營一百餘座。城俱有洋兵把守。我到太倉。當與其見仗。兩邊立陣迎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兩家受傷千餘卒。次早又立陣於東門。開兵大戰。自辰至巳。力破洋陣。當斬數十。追其下水死者百餘人。破清營數座。得大炮洋鎗。不計其數。次早行軍。即追其尾。因其嘉定城中之洋兵。未得出來。上海來救之洋兵。是廣東調來。由南翔而來。當與迎戰。兩陣並交。連戰三日。俱是和戰。兩家傷二三千人。當即飛調聽王陳炳文。帶萬餘衆到。再與交鋒。洋兵敗。其救嘉定未得。被我追殺大半。又得嘉定城。派官把守。即下青浦。又將青浦洋兵圍困外。又有松江洋兵用火舟而來。我早駕火炮等他。第一炮正中其舟。火舟燒起。其救青浦洋兵。自行退去。下水而亡數百。下路地方。動多皆水。實難行。有緊急之事。錯步性命難全。是以洋兵驚退。下水即亡。此之由也。收得青浦。順攻四境之營十餘個。下到松江。以及太倉。大小營寨一百三十餘營。概行攻破。松江城外之營。亦已攻開。獨松江一城。是洋兵所守。次日又有上海求救之洋兵。用舟裝洋藥洋炮十餘條而來。經我兵出

隊迎戰。洋兵敗我勝。將其火藥洋炮洋鎗。爲我所搶。那時洋兵。並不敢與我見仗。戰則即敗。將松江困緊。正當成功之時。曾帥之軍。已由上而下。破我蕪湖。巢縣無爲。運漕東西梁山太平關一帶。和州亦然。有如破竹之勢。直至金陵。逼近京都。那時天王一日三道差官奉詔。到松江追我。詔甚嚴。不得已將松江兵退回。轉蘇州。與衆將從長計議。萬難周全。知曾帥之軍。由上而下。利在水軍。我勞彼逸。水道難爭。其軍常勝。其勢甚勇。不欲與戰。我想將各省府財物米糧火藥炮火。俱解回京。待廿四個月之後。再與交戰。其兵必無鬥戰之心。知曾帥大兵來勢甚猛。故我不打。正當議定。應欲舉行。天王又差官捧詔來催。詔云。三詔追救京城。何不啓隊發行。爾意欲何爲。爾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詔。國法難容。詔逼如此。不得不行。是以調抽兵馬。起隊前來。蘇杭之事。概交各將任之。連母親以及家眷。概交與主爲信。表我愚忠。自奉嚴詔。不能再辭之後。計議抽調各處將兵。擇日起馬。主逼甚嚴。我亦無心在世。不過見母六十餘歲。育我至大。是以委曲就之。見勢如此。亦知不能久圖。主不修德。盡我人

生一世之愚忠對天。後將蘇杭軍務。概交各將管理。然後連我母親。以及家眷。一並回京。交王爲質。

(十二) 李秀成讓城之主張

我啓奏主云。京城不能保守。曾帥兵困甚嚴。濠深壘固。內少糧草。外救不來。讓城別走。那時天王大怒。嚴責難當。不得已跪上。復行再奏。若不依從。合城性命。定不能保。曾帥得雨花台。絕南城之道。門口不能行走。得江東橋。絕西門不能出入。得七瓮橋。在東門外安寨。深作長濠。下關嚴屯重兵。糧道已絕。京中人心不固。俱是朝官文者。老者少者。婦女者甚多。費糧費餉者多。若不依臣所奏。滅絕定矣。奏完。天王又嚴責云。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眞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由爾理。爾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於爾。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會妖者乎。爾怕死。便是會死。政事不與爾相干。我次兄勇王執怕我出京城。內人心不穩。朝臣苦留。闔朝弟妹聞我出京。合城男女。淚涕呼

留我心自願。故未敢行。我今之禍。因主不從我奏。一味蠻爲。常稱有天所定。不必爾算。遵朕旨過北。接陳得才之軍。征平北岸。啟奏臣聞。啟奏不入。實佞臣惑主。忌我之勢。密中暗折我兵。然後失去蘇州各縣也。後蘇兵帶洋兵。攻打乍浦。平湖嘉善三處。失守。蘇州太倉崑山吳江等處。俱被李撫台打破。那時九帥破雨花台。京城驚亂。主不准我下蘇杭。奏三四回。亦是不從。自此之後。印子山營。又被九帥攻破。主更不准我行。蘇杭各將告急。日日飛文前來。不得已。又啓奏我主。主及朝臣要我助餉銀十萬方。准我行。後不得已。將合家首飾。以及銀兩交十萬。我主限我下蘇杭四十日。回頭銀不足交。過期不回者。依國法而行。我勢見下路勢急。亦願遵從。總想得出京門。再行別計。

(十四) 李秀成部將之投清

我在蘇州。與洋兵開仗。連戰數日。勝負未分。兩不能進。後親引軍由閶門到馬塘關。橋欲由外制。暫保省城。將兵屯紮馬塘橋。意欲回京奏諫。請主他行。不守京都。獨自

思議。尙未舉行。蘇州守將慕王譚紹洸。是我手下愛將。留守蘇州。內有納王郢永寬。康王汪安鈞。宵王周文嘉。天將張大洲。汪花班。這班反臣不義。郢永寬等。亦是我手下之將。自小從戎。教練長大。至今做到王位。與譚紹洸兩人。是我左右之手。這班之人。久悉其有投大清之意。雖悉其所爲。我亦不罪。閒時與郢永寬汪花班周文嘉汪安鈞張大洲汪有爲范起發等。談及現今我主上蒙塵。其勢不久。爾是兩湖之人。此事由爾便。爾我不必相害。現今之勢。我亦不能留爾。若有他心。我乃國中有名之將。有何人敢包我投乎。各回言曰。忠王寬心。我等萬不能負義。自幼蒙帶至今。誰敢有他心。如有他心。不與忠王共苦數年。我爲渠長。渠爲我下。不敢明言。我觀其行動。知其有他心。故而明言。我見勢如斯。不嚴其法。久知死期近矣。因我粵人。無門可投。該將等在我部下。久有戰功。我威名者。皆渠等之力。實是心腹之談也。不意該將等與慕王譚紹洸二人。少年結怨。後果變心。將慕王殺死。投與李撫台。獻城未及三日。被李撫台殺害。是以至今爲頭子。不敢投者。因此之由。

(十五) 洪秀全詔食甘露

我由外入京。亦有隨身之將數十員。那時專作守城之事。某處要緊。卽命我守京城。惟富豪及兵有食。窮家男婦。俱向我求我亦無法。主又不問此事。奏主云。合城無食。男婦死者甚衆。懇求降旨。應何籌謀。以安衆心。我主降詔云。合城俱食甘露。可以養生。甘露何能養世間之人乎。甘露卽地生各物。任人食之。此物天王叫做甘露也。我等朝臣奏云。此物不能食。天王云。做好朕先食之。所言如此。衆又無法。不取其食。天王在宮中闢地。自將百草之類。制作一團。送出宮來。要合京依行。毋違降詔。飭衆遵行。各家備食。天王亦早知有今日糧少之難。京城不固。久悉其心。因自好高。不揣前後。入南京之時。稱號皇都。自己不肯失志。靠實於天。不肯信人。萬事俱是有天。先二三年之間。早經出令。各多備甘露。每家要呈繳十擔。收入倉中。亦有遵旨送繳者。亦有不從者。天王久在宮中。俱食此物。我主如此。我真無法。城中窮家男女數萬餘人。纏我救命。度日圖生。我竟無法。先十三年。七月八月間。我有銀米。以救其生。開造冊。

者。有七萬餘。窮苦人家。各發洋錢廿元米二擔。俱到保僱。領取有力之人。卽去保僱。領米。無力之家。領銀作些小買賣救急。斯時王次兄以及洪姓。見我滋愛軍民。恐我有圖害國之心。說我忠而變奸。不念我等勤勞。反說我奸。我本鐵膽忠心對主。因何信佞臣而言我奸。是以灰心而藏京內。又逼氣而陪其亡。我將兵數十萬。在外任我所爲。而何受此難者乎。

(十六) 忠王得封之由

自翼王他去。保國者陳玉成與我爲首。那時英王名顯。我名未成。日日勤勞。幫爲運算。凡事不離。天王見封其弟兩月之久。一事無謀。已知愧過。難對功臣。故先封陳玉成爲英王。後見我日有戰功。對我不住。那時正在浦口鎮守。李昭壽與我有舊情。見天王封陳玉成爲王。旁觀不忍。行文勸我投清。來文到案。此時正逢天王侍衛七八人。來浦口踏看軍營。誰知李昭壽之文未到。先有謠言。傳到京中。天王差侍衛一探軍營。二探我有何動靜。那知李昭壽膽大。特命其親使送文前來。此使舊日在我身

邊爲護旗。後李昭壽投入大清。渠卽隨去。令其帶文前來。被把卡捉住。解送到案。其使云爾不必捉我。我專到李老大人處。把卡士卒送到衙前。合營人衆視之。在其身上。拾得文書一件。拿來觀時。那侍衛同在其場。彼侍衛回京。合京人人知我有變。知我同李昭壽舊好。封王不到。謂我定有他變。那時我母亦在浦口。家室亦防我有變。後將中關舟隻盡封。不准我兵來往。那時有人奏到天王耳中。一二十日。未見動靜。天王降詔。封我爲萬古忠義。親自用黃緞子書大字四個。稱萬古忠義四字。並賜綢緞前來。封我爲忠王。我爲忠王者。實李昭壽來文之誘。而樂心封之。防我有他心。自此之後。日封日多。然封這有功之人。又恐前有勞之人不服。故而不問何人。盡亂封之。有人保者。有些有銀錢者。俱准司任保官之部。得私保之。無功儉閒之人。亦各封王。外帶兵之將。日夜勤勞。觀之怨忿。不肯出力戰守。各不爭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國之棟樑。主見失算。封出許多之王。言如箭發難收。又無法解。後以封王俱爲列王者。因此之由來也。後列王封多。又無可改。王加頭上三點。以爲圭字之封。人

心更不服。多有他圖。人心由此兩舉而散多也。天王從前保將封官。擇有才而用。我全陳玉成二人。是主之所愛。而改如我等之名。陳玉成在家書名是不成。天王見其忠勇。改做玉成。我在家書名。號爲以文。天王用我。自封忠王之時。改我號爲李秀成。天王從前擇人而用。後來自亂。九帥之兵。嚴困內外不通。無糧養衆。京內窮家男婦。疊在前門菜園。國庫無存銀米。國事未經我手。後見許多淒苦。我實無法。不得已將自己家存之穀米。發救城內窮人。自轄之兵。又不均勻。再不得已。將母親及婦女首飾金銀。變給軍資。家內無存金銀者。因此之由也。

(十七) 忠王之被嫌

我有妻舅宋永祺。來九帥營下。同九帥部下師爺談及。勸我來降等語。渠有兄弟。我不知其姓名。現在中堂轄下。帶水晶子。可以保我。宋云祺所云。此人我未見過。故未敢定言。此人聞在秦州。未知真假。至宋永祺由九帥之營回轉京內。來往十日有餘。與郭老四同事。郭老四南京人。宋永祺與我談及。云有此事。未見九帥之文。渠云不

過與九帥師爺談及。未有實情等語。此人好飲酒。是夜與我談及。次日與朋友飲酒太多。與人多語。卽與陳得風談及。云與忠王所言如此如此。陳得風半信半疑。此卽行文前來問我。有此事否。此日在我府會議糧務。補王莫仕葵。章玉林。紹璋。順王李春發。王長兄。長子洪和元。干王長子洪葵元。在我府會議。正逢鬆王陳得風。遞到此文。本城文到。何人防有私乎。莫仕葵順手將此文扯開一看。見此情由。各人並踴來視。內言問忠王。眞有此言否。此時莫仕葵在此。問我曰。爾謂宋永祺到場。我問來情。我爲天王刑部。今有此事。定要訊問。不然我便先行啟奏。爾做忠王。恐有不便等情。後不得已。宋永祺又不能逃。莫仕葵發動人馬。在我府等候。此夜宋永祺正到我府。與我家弟敘及此事。莫仕葵將其拿獲。後又將郭老四並獲。此時惹出大事。合城驚亂。我平日幸得軍民之心。不然悞我全家久矣。朝臣共有忌意。不欲救我之罪。後將宋永祺押入囚內。欲正其法。我與其親戚之情。不能舍絕。將銀用與莫仕葵。而後寬刑。不治其罪。奏旨輕辦。此事連及我身。幸合朝人人與我情厚。不然合家性命早亡。

自此之後。時時有人防備。恐我有變心。此時大約四月將尾。我在東門城上。見九帥之兵。處處地道近城。天王焦急。日日煩躁。即於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

(十八) 招降十要

供狀曰。爲大清計。要速平定此難。力戰不如招降。招降不如暫寬爵賞。在彼原有反覆之罪。在我却有寬厚之名。又何樂而不爲。須知此寬厚之名。既出自能引人入勝。四方皆來。則清兵可不勞而定天下。豈非善計。我意今欲招降。大約有數種要策。不可不用。第一事是寬其既往。我等從天王起兵。原是因四海困窮。不能得安身樂業之所。所以思想一誤。得了主子。便想跟他取了個富貴的地位。並未有對於清朝起深讎宿怨之念。即如他們要殺盡滿人等語。此乃欺人駭俗之言。並非事實。如今主子不聽忠言。自取滅亡。我等亦無法可挽回。只得仍向清朝安身立命。兩家都是赤子。何苦多殺貧民。事既不成。人心都有歸向。何必天朝之人。定不可容於清朝。況業已投降之後。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矣。何必定疑爲不可靠。而一網打盡之。以爲快。

乎。倘若不肯稍寬。恐此後戰爭。尙未速了。第二是警其將來。投降之中。豈無万人。今日天朝。明日清朝。又明日見清朝兵敗。再想天朝。此等翻雲覆雨。絕無廉恥。若察得其證據。自當用法嚴懲。但必有實跡。而後可以懲罰。不得每人疑其如此。此是用人之正道。人自樂從。不可全用權詐也。第三是但與職業。不必重賞。凡軍營中當招降喫緊之時。不惜官爵重賞。濫施濫與。人不知感。及其防患過度。又復濫殺。此最害事。要知人當窮極求降。本有棄邪歸正之念。但貸一死。已屬邀恩。何必加賞。然在寬大之朝。以正道待人民。終不忍使之失業。所以但就其才能。與以職業。人人自必樂從。而天下可太平矣。第四是曉以大義。勿加輕棄。同爲人類。同受天地之氣。同有善良之心。豈有生成梟獍。不講情理之事。況同爲中國之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原是如手如足。當初起義用兵。不過爲了朝廷。一二人意見不同。又因饑寒乏食。致成禍患。漸引漸遠。意見愈不合。拍禍患愈加酷烈。十年以來。生靈塗炭。殺機橫溢。耗傷天地之元氣。斲殘民人之道。甚爲可惜。如今一勝一敗。勢力已不相敵。意見亦漸歸消。

融當此之時。如有仁厚之主。正當哀傷民人。前此之自誤。勸之及早悔過。且令人編撰淺說俚言。把這道理講解明白。令妄思反側之人。消去其殺人反抗之念。并使他尋覓自己本分之職業。教之可以安身。可以立命。如此則彼自然不再擾亂天下。總之人民同處一國。但得賢明之君主。良好之官吏。不妨害其產業。不奪去其生計。則彼亦一君也。此亦一君也。人亦何苦而叛亂乎。人苦於不自知。各拘於一面之談耳。彼歷代之起兵立國者。當初豈不盡是若此。必曰彼爲梟獍。是好犯上作亂者。此豈平情準理之言哉。彼必有不得已之苦衷。而後出於亂。漢高祖唐太宗明太祖。此三人謂之犯上作亂者。亦無不可。今乃稱之爲弔民救世。成敗之見爲之。要之眞知治世道理者。不如是。果是漢祖唐宗而敗。亦當勸彼爲良民。不是漢祖唐宗而敗。亦當收之爲赤子。農工盜賊一體同仁。但戒其以後不再犯法耳。倘執定尊己輕人之念。意謂我是清朝官員。讀書士子。是最上等人。他是盜賊叛逆。犯法小民。是最下等人。便不是了。要知當其未敗之先。各爲其主。大事果成。也是上等官員。無分彼此。如今

不過敗了。便叫他是盜賊叛逆。摧拆之。剝殺之。安得謂之公道乎。況此等招降之人。有良有莠。也同清朝軍民人等一律的。良者當賞。莠者當罰。人人自然心服。叛亂是永遠不生果。是賞罰公平的朝廷。斷沒有輕棄人民的道理。曾公九帥都是極明白的。可是這種道理。第五是不可縱兵殘殺劫掠。清朝既是官兵。堂堂仁義之師。自不當輕棄兵法。放縱兵丁劫掠。就是這城池已經服了。太平天國多年。然人民也是不得已。並不是有心抵抗清朝。況且他們也有日夜望清來救命的。豈知來了官兵。反是一陣狼吞虎咽。比前此難過得許多。這便心中怨恨了。可是極不應如是的。至於太平朝的官員兵役等。也不能謂其甘心從逆。任意蹂躪。只因他們也是一個人。也有人。心所謂各爲其主。從前已講過。如今既然窮極來投我。我便以中國人民待之。方才是清朝寬大的公理。若不如。此一味恃蠻報復。可憐累及無辜。何必要此仁義之師。便與盜賊叛逆無從分別了。並不是我敢罵及清朝。實是一種直道之言。我從前在蘇杭收取城池。並沒有放縱兵丁搶劫。也是這個緣故。要知我們帶兵的官員。

既是各爲其主。總得替主留些好名譽。也替自己留些好名譽。何苦傷殘這些百姓。驕得那兵丁如盜賊一般。清朝官員中。儘多明白的人。中堂九帥。都是讀書極通達的。我這說話。可是公理。況且我們城池換主的時候。內中土匪地痞。殺人放火搶家。伙。百姓已經苦極了。如今好容易望得官兵來。倘若仍是一番搶劫。百姓的骨髓都完了。何以成爲國家。所以如今要人心服。並無別法。只消紀律森嚴。兵丁不再搶劫。我可斷得其効如神。第六是先收降人的軍器。既云招他投降。意思就是要他不再叛亂。總而言之。乃是要絕他作亂的根據罷了。他們作亂的根據。都靠着軍器。刀鎗。弓箭。火鎗。火銃。倘若叫他都行繳出。就許貸其一死。他自然誠心悔罪。不敢私藏軍火。他曉得清朝之官員。熱心待人。也斷無故意藏匿軍器。自取殺身大禍之理。第七是責他們互相勸導。陸續收降。我在天朝。將兵多年。那些守城池的。都是我手下之人。他們又各有兄弟之誼。但須中堂等待之有恩。御之有法。他們自然心服。如是他們互相傳播。必無有敢久抗者。中堂等不勞師糜餉。而可以奏凱。又何樂而不爲。我

願從中勸導。使他們如此。只因主死國亡。不必多事殺伐也。第八是安插婦女小孩。不可令兵丁戮辱。人人都有愛其骨肉之念。質其妻子。則彼自有繫戀之心。況又保護其眷屬。豈有不知感恩者乎。故收復城池。打破營壘之際。倘若捉獲婦女小孩。須要保存。以待他日領取。不可聽兵丁任意污辱。或殘殺之。或賞賜與兵丁爲家室。從前天朝也曾立此等制度。原是一片好意。但是辦理不善。遂致有頭無尾。中堂等倘能遴選誠實可靠之人。管理此事。仁聲一播。彼等反抗之人。自然感恩戴德。誠心屈服。此事並不難爲。只消立法嚴整。防兵丁擾亂而已。第九是投降的兵丁等。給資送他回籍。他們都是爲着飢寒。希圖取得富貴。如今曉得江山打不成了。便有無家可歸之痛。不然。橫着念頭。散了出去。猶作打劫的生涯。如是則天朝雖已打破。百姓尙無安樂度歲之望。將來各處緝捕盜賊。此輩也成勛敵了。我意不如及今一勞永逸。凡是繳過軍器的人。量他可用的。編入防兵兵籍。若是沒用。便給發川資。遣人沿途照料。送他回籍安插。此等差使。却也要誠實可靠的人。免得半途走漏貽誤。仍是留

着禍根。此爲最要之一着。至於第十件事。論理我不敢說。雖然今日我仍是天朝之大臣。本來自辦一死。中堂等信我爲人。宥我之死。許我自新。我也不甚固執。若其不信。我也不怨。所以我心中反無憂無懼。不妨直說。爲聖爲狂。聽憑中堂等評論可耳。爲何我要說此等話。只因這天朝與清朝對敵的一場大事。當初起時。在清朝主子原有些不是。試問他爲何用人顛倒。爲何使百姓饑寒無告。爲何偏心愛他的同族。滿人猶如我主晚年專愛同族一樣。所以天國不久敗亡。這不是清主也有些不是乎。如今上天保佑。天國敗亡。清國江山仍是鐵桶。豈不是萬幸的事。我聞古人當此滿足之時。非但不敢驕傲。正要反躬思過。才是道理。如今正可請清主下詔罪己。說得格外哀痛。如此不但天朝的人都感動反正。就是清朝百姓也愈加欽敬主子的仁心。中堂們深知古典。可不是禹湯罪己。是興王的氣象。

(十九) 天主之干誤

供狀又曰。天王因四王一心一德。本意要建國興邦。創成大業。不料既定天京以後。

便把大權盡托東王一人。東王的才能甚大。前此已經述明。但是權力太重。就生了野心。未免僭越位分。惹起衆人之不平。卒致身遭慘禍。此爭彼奪。殺人如麻。我主並不能立施決斷。靠着一個忠正之人。平定此罪。石翼王實是有才之人。我主竟看他不出。反而四顧無人。一事不辦。後來就用了婦人之見。專信同族親戚。安福二王。實無才能。我主以爲自己家裏人。總可信得過的。因此妨礙翼王的辦事。我主也不過問。那安福二王。恰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未及一月。已經鬧了許多笑柄。翼王反被押制出京。長征不反。自此以後。于王。邨王。小西王。相繼出世。小西王尤見信任。實皆無才無德之人。自從彼等執權。未嘗有一善政。但知貪賄妬忌。天朝大事。從此去矣。此爲天王之第一誤。天王自失。東王北王之後。不知謀慮。不問政事。一味只知靠天。上帝教原是起兵時的第一着。但是既立江山之後。總有許多軍民制度。一切愛民的政。治。天王迷信過深。竟謂天父天兄自能佑助。不必將政事辦好。可笑安福王等。不思開導。反多附和。從此天王實認天是真權。眞力。其他一事不管。後來人心也亂。

了糧食也盡了。還是只講天話。全靠天心。不挽回大局。直至殉國。只守此心。信道可謂極篤。然國破家亡者。皆此之由也。此是天王之第二誤。此第二誤實是第一誤之根。惟其信天。所以不能任人。故第二誤亦可謂之第一誤。既有此兩誤。於是諸誤相環而起。言之實可痛心。當時安福王既大壞朝事。又以爲不足。更用一小人蒙得恩。天王甚寵愛之。日夜講說天道。於實事絲毫無補。人心本來要想各散。後來因聞清營中凡捉着廣西人。謂之老賊。皆殺無赦。故不敢投降。我所以招降十要中。深爲清朝太息者也。此爲天王之第三誤。後來我力守浦口時。天王不知聽信何人之言。忽然疑我有投降清朝之意。天京中的命令。把我母妻子女押到對江。不準我人馬回京。前已述過。我此時有冤難伸。也不知何人忌我。後來始知是干王等作用。天王竟不審辨。此時清朝的軍正圍金陵。內外信息不通。漸致大局危急。此是天王之第四誤。當蘇杭既收之後。我第二次入京。察看京中情形。第一怕缺少米糧。故建衆王兄弟有銀必須買糧之議。天王大怒不從。責我怕死。又說天生眞命主。不用兵而太平。

統一等語。我只得退去。後來聽說又是干王等之意。要人納帖。任意抬高價目。非洪氏帖不得販米入京。就此轉瞬之間。京中無米。天京便因此不能保全。皆由用人失當。自取滅亡。此是天王之第五誤。我本要把江蘇人心買服。鞏固天朝之江山。又因上海通商有外國人來往。也竭力聯絡。功效已著。不料部將陳坤書。在蘇州殺害良民。我要治他之罪。他便霸占常州。使錢納賄。得安福王等之內助。竟封爲護王。藉彼抗王。蓋恐我兵多權大也。從此陳坤書勢力浩大。竟擾亂江蘇全省地方。致失東南民心。大局搖動。我之部下見朝政不明。心不能平。不肯出力死戰。後此凡納賄者皆得免罪。不納賄者反被讒毀而死。此是天王之第六誤。我在松江與洋兵大戰。正當得手。天王忽下詔調我速救天京。試想他們五王十八將。名爲保護天京。所爲何事。一有變動。心驚膽戰。便要調回。如此疲於奔命。豈能得力。況且我要增兵買糧。一味不許。如今江蘇喫緊。我兵退步。洋兵便是進步。將此情形奏上。又是一味不許。竟有國法難容等詔語。我從此便將蘇杭交與部將。後事變幻。不堪回首。我主又使安福

王等代理蘇杭事。不惜棄之。此是天王之第七誤。我到京內。見天京諸事顛倒。萬不能守。且此時蘇杭得手。何妨力挽東南。虛讓江左。意欲勸天王出京避難。且因京中糧食已盡。來源斷絕。不如就食他方。尚可再圖恢復。天王又大怒責我。說出許多天話。定不許我問此大計。願聽小西王等坐視滅亡。前已陳述。當時我雖留京度歲。日日如坐針氈。此是天王之第八誤。當蘇杭告急時。我若早臨。必不致前功盡棄。乃天王聽信小西王輩之言。疑我自占去路。必要索我賄銀十萬。方準一行。後我苦不得銀。宛轉多日。方能湊足。主又限我下蘇杭。止多四十日。豈知此時已不及。去亦徒然。不過我心終未畢耳。此等機會。若非內有奸臣暗主。掣我之肘。決不至於坐失。此是天王之第九誤。自我見蘇杭之連失。又不得不速即回京。便再陳無兵無餉。不能坐守之說。天王仍是靠天說話。後來索性連日伏處深宮。不能見面了。城內一切巡查管理之權。皆在洪氏及幼西王之手。天王無食。乃至團百草爲甜露食之。我雖欲救盡飢民。終有力乏之一日。前般已經說明。我有好心。反爲安福王等指爲有心買服。

人民於洪氏不利。我便灰心住京中。不再出力求去。天王尙是一味信天。如印信文字。必稱天父天兄等事。又因城中乏食。不許男婦出城。尙聽奸人亂殺良民。因此漸逼漸緊。終至殉國。天京遂破。此是天王之第十誤。

劫後金陵之景象

同治三年。歷元甲子。爵督曾滌生閣部。克復江甯省城。計賊踞金陵。已閱一紀。祠宇官署。盡爲所毀。惟貢院尙存。曾侯乃飭各營督弁修葺。不三月而工竣。奏請卽於是年十一月。舉行江南鄉試。時邑之赴試者。皆於十月中啓行。憶自滬至崑。炊烟縷縷。時起頽垣破屋中。而自崑至蘇。境轉荒落。金閶門外。瓦礫盈途。城內亦鮮完善。虎邱則一塔幸存。餘皆土阜。由是而無錫而常州而丹陽。蔓草荒烟。所在一律。其於宿莽。中時露磚牆一片。或於巨流內橫。蠹亂石數堆者。皆賊謁負處也。兩岸見難孩數千。同聲乞食。爲慘然者久之。餘若奔牛呂城新豐諸鎮。向稱繁庶。今則一望平蕪。杳無人跡。偶見一二鄉人。類皆骨立聲嘶。奄奄垂斃。向之則云一村數百人。今什不存一。

矣。而又日不得食。夜不成眠。行將盡死耳。其言極慘。不忍卒聽。越日出月河。聞過江浪駭濤奔。曾不改昔。而焦山山色蒼紫奪目。疎林中精藍燦然。風過時梵唄聲隱隱飄至。其所以不毀者。聞僧於賊酋中有舊故耳。又見白塔孤立雲表。下無一樹一屋者。金山是也。條過鎮江口。見傑閣飛空。崇樓壓水。則爲洋人互市處。泊至燕子磯。雖茅屋參差。稍有市集。亦僅數十家而已。江甯城濠兩岸。鉛丸累累。沙中白骨縱橫。想見歷年戰鬪之苦。城較舊時高數尺。轟塌處亦已修整。入旱西門。經制府署。訝其式不類衙宇。蓋即僞西王府也。城中房屋。惟西南尙稱完善。然亦十去四五。東北則一覽無餘矣。偶出聚寶門。見山石高聳。處有營四五座。詢之居人。知卽雨花臺。竟不復識其路徑。所惜者報恩寺塔。千古壯觀。亦歸烏有。而秦淮水遏不流。岸曲阿房。盡成灰燼。憶當年珠簾翠幙。鳳管鸞簫。不知玉碎花摧。時作何光景也。皇城舊址。蹂躪尤深。行四五里。不見一人。亦無一屋。人言賊到處。加飛蝗食禾。疾風掃葉。頃刻都盡。不信然歟。計闔城賊館。不下千餘處。曰僞府。則有轅門二。大門三高。可數丈。門內牆壁。

皆綵畫鳥獸。後有堂室園囿。多至數百。少亦百餘間。若僞衙。則擇民居之高大者。加以綵畫。其餘或用紅箋作聯。或以黃紙寫硃字。徧貼大門。以爲觀美。僞幼東王府園。入門有亭。亭畔有花椒二株。蔭可半畝。圓實蕃衍。馨紅可人。自亭而北。疊石爲山。綿延不斷。衆山之麓。清池繞焉。今已枯骨滿中。不堪逼視。池後有樓。危峙天半。因亂石阻路。不能上。亦不欲上也。洪王僞府。以前制軍署爲之。在城北。壯麗勝他處。大門額曰榮光門。二門曰聖天門。皆以真神冠之。兩傍有柵。柵內橫匾數方。皆僞僚所贊頌。左右有亭。高出牆外。覆以琉璃瓦。二門內僞朝房。東西各數十間。西有一井。以五色石作欄。上鑄雙龍。石質人工。俱極堅緻。似非近時物。僞殿前牌坊一座。上下皆雕龍紋。飾以金彩。僞殿尤高廣。樑棟俱塗赤金。文以龍鳳。光耀射目。四壁綵畫龍虎獅象。僞殿之東。有牆一圍。鑿池於中。池方廣各數十丈。池心以青石砌成一船。長約十餘丈。廣五六丈。艙面已毀壞。北岸又有半亭。高僅數尺。式如字藏。中空無物。詢之土人。言洪屍自船掘出。亭則設以供位者。攷洪王崇信邪教。死不設位。曾侯奏稿。祇言得。

屍僞宮。並無石船字樣。土人之說。毋乃傳疑。至僞殿後一片瓦礫。賸有敗屋危牆。皆搖搖欲墜。遂不徧歷其境。其餘僞府尙多。或作官署。或屯兵勇。俱不得入也。若向來名勝。已俱蕩焉無復存矣。可慨也夫。

金陵問答篇

思邈主人金陵問答一篇云。密默子薄游金陵。有逆旅主人過而言曰。自昭代龍興。我江南沐浴生息。晏然不見兵革者二百有餘載。劇寇壓境。三辰失序。金陵遂淪爲異域。合東南行省。甲兵財賦。將才物力之盛。誓師城下。喪敗相繼。蠢爾么麼。駸駸坐大。煩兩朝之宵旰。竭生靈之膏血。自癸丑迄甲子。十有二年而始復。其失也若隕籜之易得也。比擢山之艱。天不降康。民其何罪。吾子積勞兵間。熟悉情狀。其能以金陵已事諭予乎。密默子曰。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賊萌芽乎金田。咆哮乎永安。跳盪乎長沙。橫決乎江漢。其間命將出師。兵事連歲不解。功罪之迹。利鈍之機。傳聞異詞。請從蓋闕。泊乎棄武昌。躡彭澤。掠皖城。趨采石。舳艫千里。直指石頭。如飛蝗蔽

天莫敢仰視。猛獸出柙。市廛盡空。夫以江南情窳偷玩之俗。脆薄柔靡之民。倉卒遇敵。應時崩摧。勝敗之故。無待著龜矣。蓋賊之覬金陵。非一朝取之以積威。而據之以全力。蹂京口。掠廣陵。瞰中原。窺半壁。天贊廟算。先機謀帥。琦文勤。刊上之捷。向忠武鍾山之師。夾江而陣。控扼南北。賊自是不敢過蘇常高寶一步。吳越生民。驚魂復定者。又七八年。然金陵依山阻江。城高廣甲天下。賊渠楊秀清。以梟桀之姿。擁百萬之衆。據形勝之地。我兵初至。士氣單弱。中旨敦迫。嚴責師期。堅城在前。芒刃久頓。賊得以其隙。憑陵楚皖。橫溢江淮。羽翼四張。爪牙森布。雖朝命重臣。分路致討。而往來有牽綴之懼。彼此無聯屬之權。畛域既分。事機屢舛。迨庚申辛酉間。官兵撓敗。江浙沈淪。賊意驕氣盈。酣豢淫縱。無復鬪志。猾虜之貫已盈。元元之禍應革。沖聖當陽。疇咨方召。東南再造。悉畀元臣。於是乘建瓴之勢。鼓行而東。盪滌江滸。直擣腹心。而金陵始復爲我有。傳曰。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又曰。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何其盛哉。主人曰。寇之顛末。旣聞命矣。抑吾聞之。向公曠暗宿將。和公亦身負重名。手握牙璋。龔

行天罰。慨然各以平賊自任。而乃百計仰攻。僥得僥失。卒以囊底之智。受困潢池。覆轍相尋。其故安在。密默子曰。向公受任危難之際。奉命顛蹶之餘。方其下潯陽。趨建業。裹創疾馳。倍道追躡。始至江南。兵不滿萬。累戰累捷。拔鍾山而守之。未幾。賊由浦口分道北犯。浦東皖南。後先告警。羽書日數至。璽書譙讓。趣令濟師。良將勁兵。分援南北。無虛日。丙辰春夏。揚鎮兩軍。相繼覆敗。賊空涌不可遏。孤軍中懸。肘腋單露。不能不左次以避其鋒。然且輿疾視師。屏蔽南服。帳中符印。付託得人。而公亦從此逝矣。兵法云。搗瑕則堅者破。又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和公初克潤城。氣吞江表。大建旗鼓。會於金陵。時我師在城下者。裁五六萬。而沿江數千里。賊蹤延蔓。幾十倍其數。首尾銜貫。隱然敵國。爲和計者。連衡湘楚。力爭上游。芟薶羣凶。迎刃斯解。是爲上策。重兵扼徽甯。奇兵拔采石。水陸列戍。蹙賊使東。是爲中策。全軍孤注。併力攻堅。外撲內衝。冀博一當。是爲下策。且夫古名將之用兵也。淬厲其志氣。而勞苦其筋力。內形既充。百用不頓。而乃開塹築圍。星羅碁置。連營列柵。二百有餘里。備多則力單。成久

則師老。器窳敝而無用。士醉飽而就嬉。當事者且謂擣穴擒渠。功在眉睫。人人有裂土拜爵之想。而不知李秀成輩。方日夜麇聚。謀所以覆其局也。執偏隅而昧全圖。狃近功而忘遠畧。憤車負乘。又何責焉。主人曰。向公初薨。張高要名震天下。厥後庚申之蹶。論者謂高要督師。必不至此。然則和張之優劣。可得聞歟。密默子曰。和公之初至江南也。高要已被總統之命。金陵將卒。皆其心膂。奉號令惟謹。和公深沈而機警。知三軍皆爲彼用。且高要方膺殊寵。負中外重望。遂一切委任之。推賢讓能。歡洽無閒。高要忠勇善戰。輕財養死士。兩軍相角。當幾制勝。一時罕有其儔。至於長駕遠馭。深心大用。審緩急之序。而決成敗之幾。則兩公皆不能無憾。主人曰。吾聞庚申之變。和公擁餽數十萬。將士饑疲解體。東南半壁。遂以不支。信乎。密默子曰。和公天姿刻深。自奉儉約。無聲色裘馬之嗜。甫拜命渡江。與制府約。將帥主兵事。地方籌軍實。覈計水陸軍需。月五十萬金。糧臺籍其數。上之督府。督府以授藩司覆核。輦金常州。依時散放。各營弁目。至丹陽關領。而行間實不名一錢。以若所聞。督師果擁厚貲。則當

賊勢披猖。饒道中絕。懸金募士。何敵不摧。又安至徒手叫呼。上下坐困。而卒爲悍賊乘哉。太史公曰。要之死後。然後是非乃定。夫受鉞登壇。膺丈人長子之任。喪師失律。何所逃罪。乃悠悠之口。騰播無稽。一倡百和。幾成冤獄。嗚呼。亦可哀也已。主人唯唯。遂撫問答之語。綴爲是篇。按此作叙事詳核。立論亦平允不偏。錄之以補官書編纂之所未及。以備他時史乘功罪之所攸歸。

安徽失陷之原因

金陵之失。祁文端詩歸獄沔陽。可謂允矣。山陽魯一同通甫類稿。安徽巡撫蔣公神道碑。復述安徽失陷之詳。碑云。當日陷敗。由於壽春鎮之去。自古以孤城當賊衝。未有不爲犄角之勢。而能禦敵者。壽春鎮公之手足。而皖省之肢體也。陸制府旣奪公之手足。而斷皖省之肢體矣。易之以江南新兵二千。駐之城外。二千人皆客兵。王鵬飛又客將。其心已與撫標不一。彼見制府統大衆趨上游。耳目聲息。皆視上游爲進退。制府走則二千人之心去。二千人去。則守城數千之兵。與城中數萬之衆之心俱

去雖有孫吳之法。墨翟之守。不能善其後矣。藉令制府奏調之日。公上疏力爭。以本鎮不可調。新兵客將不足恃。賊至猶可一戰。乃公舊爲制府屬吏。而制府矜而徧人也。而朝廷新向用。制府知恩鎮之能便於自助。而不恤其他。恩鎮有治軍之長。用違其方。而卒見枉害。公有深遠之慮。抑於統帥。孤立無援。而全局去矣。又曰。賊入湖南。公奏言安省庫帑無餘。請將司庫續收地丁契雜燕鳳兩關徵存。一併存留。以備軍需。制府以爲迹涉張皇。漸生異議。又奏調江蘇兵三千。制府以江蘇重地。靳不與。已而制府督師至皖城。公戎服出見。乞海防之舳板船。陽許之。又不與。又曰。三年正月。賊陷武昌而東出。與官軍遇於九江。賊鯨蔽江。建瀛大懼。壽春鎮恩長敗沒。益惶惑。不知爲計。遽登輕舟東走。順流達皖城。遣人報曰。賊衆不可當。制府歸守江東。已過矣。沿江守兵遂散。賊大至。公知事不可爲。草遺疏向關叩頭。吞金不死。息僅屬。爲家人縛入肩輿。遇賊被害。通甫所述較文端詩尤詳。一夫輕退。而兩藩陸沈。沔陽洵死有餘辜矣。竊以蔣公之抑於統帥。孤立無援。碑文誠非曲護。然公自本藩開府。經營

累年巡撫爲古連帥節度。蘇皖中隔大江。不得以祁方伯之同城僚屬相例。當全整騷動之時。不能博訪賢才。收羅名將。簡軍儲饜。固我疆圉。而僅倚一壽春鎮爲長城。比狂寇突來。又不聞有畫江一旅之師。嬰城一日之守。蒼黃引決。禍及東南。公在九原。當亦耿耿有遺憾。特其心可原耳。公名文慶。漢軍人。追諡忠愨。

洪大全詞

髮逆洪大全。湖南人。少時穎悟異常。兒年十三。卽能默誦十三經。尤工詩詞。屢試不售。憤而降賊。其就擒也。自題小詞曰。一事無成人漸老。壯懷要問秋風。六韜三略總成空。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好事者錄而傳之。噫。有才如此。竟罹國法。世之恃才妄作者。可不知其所戒哉。

李秀成感事詩

李秀成亦工翰墨。喜親文士。據蘇州後。常月夜泛舟虎邱。引杯覓句。金陵被圍已久。李恒西望咨嗟。憂形於色。或有勸進者。則怫然拒之。有感事詩兩律云。舉觴對客且

揮毫。逐鹿中原亦自豪。湖上月明青箬笠。帳中霜冷赫連刀。英雄自古披肝膽。志士何嘗惜羽毛。我欲乘風歸去也。卿雲橫互斗牛高。鞞鼓軒軒動未休。關心楚尾與吳頭。豈知劍氣升騰後。猶是胡塵擾攘秋。萬里江山多築壘。百年身世獨登樓。匹夫自有興亡責。肯把功名付水流。其睥睨一切之氣象。真不讓翼王答曾文正四律也。

陸建瀛爲第一罪魁

咸豐三年金陵失守。中外輿論咸歸咎制府陸建瀛之僨事。蓋萬口一詞矣。時祁文端公弟文節公幼章方伯以守城悲憤歃血殞命。文端哭弟詩云。巖巖制府公。抵掌運才智。提兵扼九江。庫藏悉羅致。神礮五百餘。盡數充武備。原注上海購礮六百尊。僅以四十尊留備守城。京帑六十萬。併取毋遺置。原注部議三十萬給軍三。十萬守城。督師悉檄取之。遺之以危城。置之於死地。又云。疆帥控上游。初議豈不壯。舳艫亘千里。江皖賴保障。前矛甫遇賊。一戰總戎喪。翩然乃退飛。踉蹌棄兵仗。匿迹歸白門。吾民復奚望。城中千萬戶。湍決各奔放。大府方閉閣。猜嫌仍未忘。又云。追思憤事絲。後懦而前亢。若使謀乃進。據險審所當。縱退時猶

紆援軍勢可仰。原注時向軍門自湖北巖城民氣固。內外力足抗。原注弟借帑各關
密民不驚。徙若前軍。徐退小孤。東西梁山。此錯竟誰鑄。此災實無妄。讀公此詩。可見
重險不徹。則向軍援。至勝負未可量也。制府之貽誤大局。實軍興第一罪魁。嗣以薜苻黃巾。身膏亂刃。顯皇帝憫其一死。卽
亦不復追咎封疆。此正聖朝體卹之深心。包涵之大量。竊謂鄭祖琛何桂清輩。本以
試帖楷書進身。駭昧空疏。洊膺節鉞。猝罹禍變。顛蹶何奇。沔陽制府平日賓禮賢士。
拏究儒書。迹所施爲。尙不肯自居庸懦。不意臨變失措。頓喪生平。以致東南門戶。江
皖藩籬。盡壞於九江之一著。較張浚符離之敗。房瑄陳陶之潰。殆有過之。士大夫與
人家國。謀人軍師。顧可不自審量。貿然一出與。

金陵雜述詩

衰頹休笑老。緩翁歲晏猶能意氣雄。風雪一天山兩岸。高吟直送大江東。

鄂州試上火輪船。震耳風濤廢食眠。兩晝一宵飛似馬。船名飛似海馬中關欣遇酒如泉。十二

六日晨抵中關。至張仙舫處與同船。朱樂賢吳芷生朱子典一醉解寒。

薄游訪古到江南。聞說天留妙相庵。秋海棠空僧去盡。池亭非復舊精藍。

妙相庵秋海棠壁最

勝今壁已毀餘象亦非昔聞賊改爲御花園也

當年兩叟重儒林。講藝鍾山與惜陰。橫舍荒餘無寸壁。回思緒論愴人琴。

王寅居此與潘少白

胡竹邨兩先生譚藝最密

夫子宮牆無處攀。秦淮仍作泮池環。何年禮殿重修復。兩廡頽垣夕照殷。

文廟僅餘兩廡紅牆

壁半

先除兩害力能殲。竟肯低心事畢佔。想見讀書據危石。摩挲時上虎頭巖。

周孝侯讀書臺遺迹

在虎頭巖左

沿河不見柳絲搖。步雨青谿長板橋。丁字簾前猶仿佛。更誰閒話到南朝。

秦淮河惟長板橋尙在

屹立鍾山閱廢興。鷄鳴古埭亦峻嶒。全荒十大功臣廟。未敢摧夷到孝陵。

登鷄鳴山

閒居好事鄴園汪。蔥草春深處處香。纖腕妙題餘駐鶴。於今亂石不成行。

鄴園石峯上刻願橫

波駐鶴兩大字不可復見

乾嘉風雅萃隨園。詩畫淋漓紫雪軒。遺冢荒涼無可覓。倉山何處託吟魂。昔至紫雪

滿壁今並遺冢無人識

兩夜談詩邢醴泉。後交令子得姻連。慘聞父女全忠孝。舊地重經一泫然。余初識邢醴翁後交

子尹以女妻吾六姪杭州再陷父女皆自盡舊地重經簡齋聯語

名園無處問隨邢。十里烟蕪草不春。步上清涼山上去。歸然留得翠微亭。清涼山上翠微亭如昔

貞白燒丹有舊邱。張郎觴詠劇風流。三間柏木廳猶在。可惜藏書轉角樓。陶谷主人書甚富今餘相木廳址

縱觀金石墨緣堂。大隱歸來雨夢涼。曾爲牡丹花一醉。更無人識晚香莊。蔡友石丈年牡丹最盛有墨緣堂石刻

萬竹園中萬鷺鷥。翩然飛向海天涯。它年城郭如重到。剩有泔泔水一池。鄧家萬竹園鷺鷥聚

焉昔子久中丞在家余
聞日必携兒孫來慰

瓦礫叢中仄徑攢芒鞋半日已摧殘。心憐廢井頽垣裏。多少陳人骨未寒。西園鳳皇臺一帶殘

釣魚臺畔舊行窩。剗下怡怡共歡歌。二十三年揮手隔。且沿池水盼庭柯。壬寅春子

愚兩弟奉母居釣魚臺行館大孫招生今屋宇一新園景未改

衙門倉庫總成泥。街巷留名問尙迷。無數列王都建府。入城官吏得鷄栖。賊臣多封列王今官

員皆以僞府爲衙署

南樓高矗入雲霞。四面江山壯觀誇。俛瞰一城空壯闊。炊煙濃處幾人家。南門城樓新葺極雄闊

六代流風到有朋。欲憑佛力鞏皇京。報恩寺墪成焦土。畢竟堅牢是石城。報恩寺全毀失寺遺址中王飛

多 鷓極

可歎么嚳太昧機。負嵎何計避霆威。十年壯麗天王府。化作荒莊野鴿飛。

向帥遲回孝陵衛。曾公徑逼雨花臺。從知膽畧殊高下。坐看堅城力戰開。沅圃中丞直偃雨花臺人人危之竟以成此大功豈不偉哉

城上神威礮萬斤。枉資劇寇挫吾軍。後來地道終殲賊。智勇深沈第一勳。南門樓上威將軍礮

潛劄龍牌許誰知。制勝從來貴出奇。一體軍民呼九帥。元侯兄寫紀功碑。沅圃行九子九帥駐軍南門外雨花臺乃由東北龍牌子挖地道久破賊聞潞相爲紀大略刻石

銳師鷗發起潭州。提挈羣才忠勇謀。郭李范韓難比並。固應拜相更封侯。湖南湖北江蘇次第克復實潞生節相之全功也

爵督來數有腳春。直從草昧出經綸。金陵王氣今銷盡。爲掃繁華返樸醇。中丞成功後卽乞假歸湘滌侯來辦善後庶事草創力任艱鉅

風雪爭將健筆降。沈沈鎖院靜無噓。武功初奏文場啓。士氣歡騰上下江。江南鄉試舉行距克復僅四閱月可云奇快今將放榜矣

相公懷抱海天寬。節院論文靜不寒。席帽聯翩羣彥集。一時舊雨接新歡。連次招飲坐客莫子

德程穎之汪梅邨歐陽小岑李申夫李梅生皆吾寒峻舊交也

四十年前歷下談。江南薊北酒懷酣。分襟灤社才如昨。雪夜江南話濟南。彭雲湄邀住朱履巷

海內談碑幾舊交。不堪兵火卷蓬茅。半椽樓屋塵囂裏。古意槃困寄小巢。楊石卿寓采霞街一

一小樓携帖畫盈篋

僞府俄成攷古廬。駒駒耆碩共稽居。謂宜刊罷船山集。徧梓人間有用書。僞恭王府今爲書局

現刻王船山遺書歐陽小岑程穎之楊見山湯衣谷汪梅邨莫子偲皆在局中

連農策騎似追逋。鄧魏劉黃喜導吾。萬竹園家好昆季。地形游事合成圖。自二十八至初八日

日出游有魏槃仲劉開生鄧季雨黃禮吾相陪始能識途季雨畫城郭形勢鐵仙畫游迹合成圖卷

勝賞難忘琴隱園。水光竹色照庭軒。高門奕世傳忠烈。可有遺孤一脈存。湯雨生一家殉難一古餘張子舊庭階。瑜珥瑤環韻自住。楠架遺書多易米。墨緣猶喜在吾齋。每到張家書聲滿耳

時家已零落。余得其金石文字數種。

密竹林中叩五松。淵如祠宇渺無蹤。平章書目兼碑記。名論猶思陳雪峯。孫氏祠堂已毀。昔陳

雪峯評淵如收藏各書帖甚辨

略有園亭經草蕪。石安好古不嫌蠹。嬾尋萬竹堂遺址。金石詩編稿在無。甘石安編輯金石詩編

余爲作叙其園屋久毀

神識碑經野火芟。蕭梁雙碣峙題銜。甄椎此日真閒却。唐迹裴胡足解饑。蕭梁兩碑額今無人

知者裴抗書白鹿泉碑胡證書狄梁公碑從莫子偃借看皆昔所未見

廢壘臺城尙未磨。登臨北望止烟波。太平門外無人迹。元武湖中鬼火多。

貧士偏耽古籍儲。楊張里巷已邱墟。梅邨幸有歸來日。閩井浮湛老箸書。楊雅輪久逝張容園

近亦作苦汪梅邨客鄂歸余昔年訪之倉巷其門聯云庸保雜作閩井浮湛

烟水荒寒不可收。昔年曾作冶春游。湖山自有佳時節。兒女寬心且莫愁。昨十四日

湖但見水光一片

吳家楨金陵紀事雜詠

金陵自古帝王州。虎踞龍蟠擁上遊。二百年來逢浩劫。秦淮嗚咽水東流。

明末時清兵南下

福王迎降江南底定已二百年矣

六朝都會舊陪京。半壁江山幾戰爭。猶憶當年郎制府。曾將一戰保危城。

順治辛丑海逆入寇

江寧被圍危甚總督郎廷佐一戰破之

三載掄才鎖院開。門前僞示忽飛來。七千里外藏奸細。堪笑諸公夢未回。

壬子鄉試時貢院門

首徧貼僞示地方官並不查究

雞鳴十廟建前朝。法象金容簇絳霄。忽現低眉菩薩像。頓將雙眼失中宵。

賊未到時雞鳴山各

廟神像眼俱挖去皆奸細所爲

開府東南擁重兵。書生萬里作長城。陸機竟有河橋敗。辜負封疆廿載名。

總督陸建瀛久任封

疆素負能名江寧失守實尸其咎

犀甲樓船氣概雄。牙旗斜颭半江風。六壬神課燈前卜。自詡周郎赤壁功。

陸素善六壬占得吉

謀自恃
必勝

扁舟黑夜到龍關。千里長江一夕還。飛渡中流天險失。青旗已過小孤山。

陸敗後小舟逃回賊

兵從後追趕前隊俱用青旗

忠孝傳家世共知。誰云難弟竟難爲。劇憐羊侃身亡日。正是臺城急難時。

祁方伯係壽陽相國

胞弟憤鬱積勞嘔血而死

十二重門晝不開。驚人突起地中雷。校場戰敗青州卒。已見西城鐵騎來。

賊用地雷攻城滿營

兵與青州兵爭門賊遂乘虛從西門扒城入

誰肯城亡亦與亡。甘心一死是劉郎。睢陽厲鬼常山舌。覓得頭顱骨亦香。

上元令劉公冠纓罵

賊被害其僕竊取顱骨逃去

登陣健婦竟成羣。矢死同仇禦賊氛。懸首城闈生氣凜。路人猶識故將軍。

賊攻滿城婦女俱上

城守禦祥將軍被害兩目怒視顏色如生

條眼街頭盡白旗。北門傳說閉門遲。網開一面人爭避。黃口紅顏泣路歧。

城破後街巷徧插白

旗各城門俱有偽官禁止出入惟北門賊首鍾力禮許百姓出城逃避逸出者數千人婦稚擁擠致斃者無數

挨戶傳催進貢單約期三日一齊完那知刮盡金銀後依舊沿門不放寬賊假稱進貢給單即

免搶掠民爭先饋送後仍逐家抄擄

高臺百尺入青雲天父傳言下界聞第一惑人藏幻術陰晴三日預先分賊中偽令俱稱天父

傳語陰晴三日預先分能預知以此惑人

棘闌先設女科場女狀元稱傳善祥堪惜揚州朱九妹含冤六月竟飛霜賊將女館內識字女

子考試取傳善祥為第一喚入偽府令司批答揚州人朱九妹亦工書算謀用毒鴆暗殺楊逆未成被殺極慘

銅鈺列隊等雷轟五色雲幡擁繡龍卅六輿夫飄翠尾一雙童子擊金鐘楊逆隨從極盛有銅

鏢十餘對五色繡龍長數十丈轎夫三十六人俱戴花翎美重二人在轎前打小鐘以記里數旗幡簇擁如雲

綠旗黃纛女元戎珠帽盤龍結束工八百女兵都赤脚蠻靴紫袴走如風女賊蕭三娘偽稱元

帥有女兵八百人或云實係戲旦假裝以惑人者其兵亦男女參半

傳期拜上聽宣揚黃紙簽名寫綠章男女分班齊下跪火華為父水為娘每逢七日禮拜天父

稱爲拜上有火父水
娘魂得昇天之咒

高堂午夜沸笙歌。紅粉兩行列綺羅。彈到琵琶合手調。男伶不敵女伶多。賊每夜宴男伶女樂

分列兩隊對彈
琵琶以爲行樂

六軍女館重關防。廿五嬌娃聚一房。輪盼今宵逢月建。滿城飛遍野鴛鴦。每女館住二十五人

有大足廣婆看守每日給米四兩犯奸者
立死逢月晦日賊衆各取一人任其奸宿

誰使雄飛竟伏雌。難分撲朔與迷離。血光湧處刀光燦。重到轉輪殿上時。賊取幼童十二三歲

以上者六千餘人盡行閹割連
腎囊剝去得活者僅七百餘人

么鳳香塵步步蓮。研羅雙幅繡行纏。如鈎新月纖纖樣。縱不淩波亦可憐。閹割幼童姿色粗笨

者俱令服役名爲打扇端麗者悉行
裹足有一童子不肯卽斬足示衆

幻緣忽現女人身。鸞鏡蛾眉報效靈。躑躅街前分隊立。黃羅帕子素羅巾。裹足幼童俱作女裝

楊逆先行挑選合意給黃羅手帕刺下者給素羅
手帕分賞羣賊蓄爲男妾丞相以上多者十餘人

十丈氍毹貼地黃烟噴。猊鼎夜焚香。霞觴競獻屠蘇酒。萬朵紅雲忽吐光。楊逆令織匠織成黃

綴地衣除夕張燈開宴宮中墮一火毬如
斗雲時烟燄四起僞造宮殿悉成灰燼

糕菓攢成百壽形。衙前新選女娉婷。今朝誕日開筵宴。競把黃金鑄壽星。楊 女館送生日

俱用米糕做成百壽圖。式僞丞相蒙得天送美女六

人各僞侯俱送金壽星。僞指揮以下俱送銀壽星。 殿樹木焚

燬殆

鬼燐如火滿山紅。十里松楸盡故宮。白骨千家同日燼。冤魂夜夜泣秋風。城外塚墓

新取棺木製造成戰具

前朝古剎號承恩。龍象莊嚴舊跡存。一夜罡風吹劫火。風流剩有小桃園。賊衆焚燒

近道院小桃園獨存其
中道士俱年輕貌美

銅殿巍峨二丈餘。頒來內府想當初。九蓮菩薩陳娘造。一縷青烟返太虛。銅殿一座

丈數尺明內府鑄造賊衆鎔化作砲中有九蓮菩薩
像背鏤陳娘娘造字樣下爐時化作青烟冲天而起

丁字簾前舊板橋。紅樓兩岸夜吹簫。合歡杯酌鳩媒酒。知是魂消怨也消。秦淮妓女

毒酒藥死僮
都督施姓

紅顏亦肯矢孤忠。易水蕭蕭烈士風。百尺高竿懸掛處。天燈光燭滿城紅。金陵李姓

小刀藏在髻內刺傷楊逆左肩被剝皮懸在高竿上縱火焚。
燒名爲點天燈。自後楊逆奸淫婦女。先令裸體散髮而入。

連朝跣足走長街。昨日新穿厚底鞋。更羨紅靴新樣好。何年旅帥進官階。廣西老賊多赤足破

城後爭穿鞋襪以厚底爲尚。僞旅帥以上俱穿紅靴。

參苓逐戶遍搜求。纔進刀圭疾已瘳。朗豁雙眸雲翳淨。奇珍新賜補天侯。楊逆耽色臥病有醫

人尹姓用藥調治。又患目疾。復薦一僧人醫愈。僞封補天侯。將東水關于姓房屋給之。賞賜甚厚。

珠冠十二女傳宣。拋却鸞釵與翠鈿。從此不知丞相貴。隨班聽鼓候門前。楊逆僞府前有女傳

宣十二名。均朱冠黃風帽。僞丞相以下進見。俱由傳宣通報。

滿街傳箭掩雙扉。新令齊穿聖庫衣。藍印換來紅印繳。憑教牌尾去如飛。賊因男館內暗通官

兵令在衣上添寫聖庫勝兵等字。又加用藍印以作暗記。將丁男編入牌內。其老幼附入牌尾。者令出城自去。

撼山難撼岳家軍。少保先聲遠近聞。如此書生當大任。定看麟閣奏奇勳。胡宮保家翰苑起家

在楚北殺賊威聲大振賊恐其泛上游直下甚爲驚懼

將星耿耿燭天南一月居然奏捷三諸將竟甘巾幘辱世間到底有奇男向星使勳賊連獲大

勝賊餘頓衰

辜負胸中百萬兵彼蒼未必願承平天津橋上逢裴度莫笑龍鍾事竟成廩生張繼庚等糾合

同志向官兵約日獻城已爲內應不成而死

一葉扁舟渡石頭常州行過又蘇州大江東去銅琶唱難洗胸中萬斛愁予當時逃

舟過蘇常遂至滬濱賃屋以居

飄泊天涯歲月催敝廬已付劫餘灰挑燈夜讀蘭成賦說到江南劇可哀

詠女館

洪秀全陷金陵時於秦淮間立有女館令人自擇配有女官媒以司其事止許月晦同宿餘日不得犯上元吳家楨詩云六軍女館重閑防廿五嬌娃聚一房輪盼今宵逢月建滿城飛遍野鴛鴦蓋咏其事也

曾文正興復秦淮

粵匪亂後。江甯省城荒廢。秦淮一水。無復簫鼓畫船之盛。曾文正亟命興之。以規復昇平氣象。後其弟國荃繼任爲兩江總督。下禁娼之令。全椒薛慰農先生時雨。寄以詩云。六朝金粉久荒涼。纔有生機上綠楊。修到秦淮風月長。豈宜飛牒捉鴛鴦。曾見之一笑而罷。

楊秀才歌

楊秀清。本諸生也。蹂躪東南數省。十餘年。卒爲曾左諸公所滅。某作楊秀才歌。秀才造反真怪事。投書忽起窺神器。天鍾辰氣金田村。何物仙人太遊戲。某也當爲王。某也當爲帝。某也大將才。某也宰相位。他筆一分位置。黃旗一舉驚天地。一戰吳楚破。再戰江皖棄。乾坤反掌祇尋常。真人重瞳殊自異。那知鐵騎從天來。如貓攫鼠鷹搏雉。井底蛙跳空自尊。籬中狐鳴何足恃。始歎作賊固自難。不如學作時文易。寄語人間諸秀才。總須安守頭巾氣。結句殊堪發噱也。

王魯生

王魯生先生。名復。常熟人。善墨梅。詩學清贍。當麟公見亭督南河。雅尙文藝。先生名重公卿間。世傳闈中題壁句云。薄采慈姑償夙願。濃煎益母慰相思。臨行互翦羅衫袖。珍重嗁痕好護持。先生作也。及客贛署。年已五十餘。而談論風生。意趣瀟灑。如故粵賊之變。先生有江干紀事詩。錄其六云。大將旌旗度嶺頭。五溪毒霧跼鶩愁。人過峴首思羊祜。賊喜祁山失武侯。篝火頻聞狐語幻。兵符旋屬虎牙收。更誰解佩元戎印。天意干戈未肯休。千里狼烽一一升。臺城空率健兒憑。劫深仙佛靈難救。山礮金銀氣不騰。戰艦連檣通北固。援兵無路隔西陵。艱難獨有諸軍帥。若覓輕舟載庾冰。萬衆環城似守株。桓桓使相握兵符。雕鏝器皿供行帳。絡繹珍羞學御廚。箋奏漫陳灑水捷。詔書空發羽林孤。丹青他日麒麟閣。添寫行軍富貴圖。潰圍萬衆忽縱橫。對簿俄看忤貴臣。豈爲憤軍誅馬謖。似聞歸罪殺袁眞。淒涼鞍馬分諸將。寥落殘兵聚海濱。不死沙場死廷尉。英雄千古恨難伸。瘡痍餘生拜馬頭。遺民流落古揚州。水邊

林木營巢。燕望裏烽烟。喘月牛牛。半夜淒風哭新鬼。一城焦土。換紅樓。追窮莫泥孫吳。戒瓜步。城宜力戰。收岸虎。何如水上龍。廉頗老去。倦彎弓。推心幸得降人。力持重難。收盡敵功。諸將兒嬉。同霸上。三軍喜氣雜桑中。行間特拔君恩渥。珍重威名。慎始終。又觸藩。祇計成禽易。出柙誰知制虎難。官騎甘甯能卻敵。三登董父。更翻城。皆一時實錄也。先是廣西獨秀峰。有題壁三十首。遜此遠矣。

浙江亂後樂府

浙江自庚申辛酉遭賊竄陷。經左宗棠轉戰數年。至甲子歲。始行戡定。百姓辛苦流離。爲賊匪所殺。爲飢寒所殺。爲疾疫所殺者。不知凡幾。哀我人斯。將無子遺矣。幸爵相入浙。創立軍府時。卽首爲賑濟。加意撫綏。出水火而登衽席。殘民始有更生之慶。蔣薌泉中丞佐之。興利除弊。各事極意講求。馬端敏公繼之。勞來安集。以養以教。民乃得鶉其居。浙之得以熙熙攘攘。漸臻富庶者。三公之力也。然當賊氛甫息之時。凋敝之情形。流亡之困厄。鐵人見之。亦不免下淚。當時某君有聞見篇四章。古音古節。

眞不減杜老之哀。江頭諸作。因備錄之。俾吾浙人無忘在莒時也。豬換婦。朝作牧豬奴。暮作牧豬奴。冀得牧豬婦。販豬過桐廬。睦州婦人賤於肉。一婦價廉一斗粟。牧豬奴牽豬入市廛。一豬賣錢十餘千。將豬賣錢買婦。中婦少婦載滿船。蓬頭垢面清淚漣。我聞此語生長吁。就中亦有千金軀。嗟哉婦人豬不如。屋劈柴屋劈柴。一斧一酸辛。昔爲棟與梁。今成樵與薪。市兒詆價苦不就。行行繞遍江之濱。江風射人天作雪。飢腹雷鳴皮肉裂。江頭邏卒欺老人。奪柴炙火趨城闐。老人結舌不能語。逢人但道心中苦。明朝老人無處尋。茫茫一片江如銀。孃煮草。龍游城頭梟鳥哭。飛入尋常小家屋。攫食不得將攫人。黃面婦人抱兒伏。兒勿驚。孃打鳥。兒飢欲食孃煮草。當食不食兒奈何。江皖居民食草多。兒不見。門前昨日方離離。今朝無復東風吹。兒思食稻與食肉。兒胡不生太平時。船養姑。月彎彎。動高柳。烏篷搖出桐江口。鄰舟有婦初駕船。亂頭粗服殊清妍。艚聲時與歌聲連。月彎彎。照沙岸。明星耿耿夜將半。誰抱琵琶信手彈。三聲兩聲摧心肝。無窮幽怨江漫漫。或言婦本江山女。名隸烟花第一部。

頭亭巨艦屬官軍。兩妹亦被官軍擄。婦人無夫惟有姑。有夫陷賊音信無。富商貴胄聘不得。婦去姑老將安圖。嗚呼婦去姑老將安圖。婦人此義羞丈夫。

太平天國軼聞卷四終

筆記小說大觀

第二輯
出版

全書八十冊

定價洋八元

棗林雜俎

堅瓠集

鷗陂漁話

湧幢小品

笑笑錄

吹網錄

舌華錄

漫遊紀略

浪蹟叢談

虞初新志

蟲鳴漫錄

清嘉錄

虞初續志

淞南夢影錄

春在堂隨筆

南檣楛語

聞見異辭

千百年眼

香祖筆記

本局筆記小說大觀第一輯
出版辱蒙 各界歡迎第二
輯共輯得二十種甄選尤精
均係孤本藝林文士欲見之
而不得者久矣准十二月底
出版三四輯已在印刷中

哀情小說

靈

鵲

夢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哀情小說

春水沉冤記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言情小說

藕

絲

記

全書一角 價洋二角五分

豔情偵探小說

情

謀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是書叙鄭劉二美與浙中常生事通脫處如湘雲謹嚴處如妙玉纏綿處如黛玉激烈處如晴雯中間插入喜子墜兒秋芙劉升一般人物則又如劉老老僕大婢等是能學曹雪芹而神似者

敘一女子二男子為情顛倒鴛鴦同命葬身愛河文筆亦離奇曲折沉鬱悲涼為言情之絕作弔盞一章結構尤奇是胎息於桃花扇而能青出於藍者

敘一男子眷一女子格於母命聯姻他姓後值母故宣告離絕此女子乃遭讒病歿憂鬱無聊之中與前妻相遇驚為才貌俱絕然悔無及矣情節至為曲折通體都用反筆襯筆無一直率處自是佳構

此為吳門近事一閨秀嘔比匪人幾幾墮溺幸逢情謀設計破壞奸謀該女亦悔過自新其中匪人之狡猾情謀之機智繼母之斡旋小婢之勸告一一寫出文筆却綉點有致

奇情小說

猩猩娘小傳

全書二冊 價洋五角

俄之禁酒會即虛無黨之變相一名探屜偵之瀕危者數賴一女子多方營救因感情而成佳偶此書於黨中之凶惡俠女之防護雙管齊下讀者如置身疑陣驚怖河漢之無極

軍事小說

刺 薔 薇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一美女子生有孤癖憎惡男子一軍人鍾愛之屢遭拒絕某侯爵因飾女裝冒其妻名相伴數月交融水乳一經揭破爽然若失該軍人亦功成回國女乃頓觸舊情願伸永好文筆之細膩風光猶其餘事

奇情小說

孤 雛 劫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叙一兒早孤季父豔其遺產設計棄之經無數困難輾轉仍至季父處季父不之識初季父棄兒時曾於其衣襟畫一紅蘭花作記號旋為季父察破欲置諸死其僕救之並導之見母遂得團聚文筆摹繪入神談諧處令人失笑惻悽處令人酸心亦小說中之白眉

理想小說

火星飛艇夢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書凡三萬言中述一夢乘飛行之艇遊火星之國千奇百怪形形色色足令閱者眼界一新至其文筆廉悍自是作者本色

(丙寅四)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中華民國四年十一月初版

(太平天國軼聞) 全四冊

每部定價洋一元



此有著作必翻印權究

編輯者 進步書局編輯所

發行所 上海甘肅路 進步書局

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 文書局

發行所 上海拋球場 文書局

發行所 上海拋球場 中華書局

分售處

中

華

書

局

北京 雲南

天津 保定

重慶 漢口

奉天 武昌

長春 石庄

長沙 福州

常德 廣州

汕頭 濟南

南京 杭州

石庄